# 東廳須問

續十二

共十九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二目錄

政教典故

#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二目錄

政敎典故

倫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二

政教典故

戶籍

趙浚時務疏曰國法州郡每歲計口籍民故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掌近来此法一毁守令不知其州戶口徵調之際鄕吏欺蔽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矣貧弱逃則富壯之戶並受其役不堪其苦亦如貧弱逃矣其任徵發者憒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則吏亦不堪其苦而逃矣鄕吏百姓流亾四散州郡空虛者此戶口不籍之流禍也海東雜錄

○太祖二年都評議使司奏言民無恒產者彼此相移戶口日減自今成籍之後如有流離者罪其家長許接者同

倫

律里正之不即告官者及守令之許接而不還者本移
去而不推覈者各冝杖責　上從之

世宗十年版籍京城五部戶一萬六千九百二十一口
十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城底十里戶一千六百一口六千
四十四

○世祖五年申漏籍法現發者全家徙邊

○世傳開城府城內民戶前朝時十二萬而遷都後僅八
千餘戶今漢都平時戶八萬不及開京之盛而壬辰亂後
兆亾殆盡至今二十許年未滿數萬戶生聚之難如此芝峯類說

○顯宗丙午命申明戶口帳籍法漏者罪徙邊志文

○肅宗元年乙卯以京外人民渙散無統也以士夫庶人

一從家座次第作統

○其法無論大中小戶五家為一統統中一人為統首五家作隣俾各耕耘相助出入相守疾病相救自五統至十統者為小里至二十統者為大里里中又差里正里有司二人以掌一里之事面有都副尹各一人毋論尹正統首限任三年有功能者薦聞論賞各里各統各聚財穀於面內本邑亦隨力助之俾行常平之例春散秋斂以為荒歲周賑之資一面之中必擇寬廣處可以合衆之地春秋會講業文者試文字業武者試弓馬以其所製及劃地上于本邑察其才藝而褒賞之此皆倣古鄉約之法兼有社倉之義當初因倫局之請雖下此法而然只有戶統之名法竟不行

## 號牌

高麗恭讓王三年都堂請籍水陸軍丁仍帶號牌

○太宗二年承樞府上言欲知國内人民之數甲首助户擇實差定乃急務也凡中外人民皆給牌錄名而成籍不然則宜考其所畔多小而爲之命三府會議議論紛紜卒以考畔成籍爲定未幾政府改請人給號牌因成户口上從之而朝論不一四年甲申命會三府大臣更議可否河崙曰可行須當爲之

六年丙戌命政府更議號牌法知平州事權文毅上書曰人心有淳薄之變故立法有經權之異明太祖法令紀綱既嚴且明軍民之衆皆給號牌是以民庶絶流亡之心户口無增損之弊此因世變而救之之術也恭惟國家立經

倫

陳紀一遵華制纖悉俻具獨於號牌未能及焉流亡相繼
戶口日減願立鄉舍里長之法百戶置鄉長五十戶置舍
長十戶置里長良民賤隷之額靡不周知依中國之制皆
給號牌出入佩持如此則流離逃匿者無所容矣
○十三年癸巳十二月議政府定號牌法以聞
十六年丙申命罷中外號牌 攷事撮要作十五年除號牌
○世宗八年丙午 上曰向者大臣請復立號牌之法
太宗亦已行之以民不願罷之今若復行恐民之怨咨也
卞季良曰為一邑之主則當知一邑之戶口為一國之主
則當知一國之戶口為天下之主則當知天下之戶口今
民憚號牌者欲脫漏戶籍規避賦役矣號牌之法宜當舉
行 上然之 寶鑑

○世祖 年中號牌法命李石亨摠之時設號牌五年不就特擧石亨判漢城府事摠治悉以為之 月沙集 樗軒碑

○光海庚戌秋設號牌都監號牌之法自大臣百官下至庶賤盡令各佩其牌中書姓名年歲居住役號失牌者則収贖改出無牌者置極罪私做者處斬盖使民不得逃亡免役也今各道各邑定限督促民不堪苦越三年壬子還停只括成册中白徒充保吏緣為奸罔有紀極 日月錄

壬子頒士夫號牌是歲還罷 攷事撮要

足兵之策在於號牌號牌行則 無幸民頃在壬子設廳成籍公卿以下佩至數日而罷我國之習不能耐久如此 芝峯類說

○仁祖四年丙寅復行戶牌法丁卯亂後罷攷事撮要
是時軍額多耗李貴建議曰民散久矣宜先先行號牌 上
以爲難行屢請行之
上欲行號牌法詢於李元翼元翼對以不可爲曰號牌固
王政但國俗不喜新政苟有事變則必先歸咎新政臣恐
聖心不能持固而終爲所奪故曰不可爲也 上變色曰
卿何輕視予也卒行之菊圃瑣錄黃床爲注書親聞元翼所對
男丁十六歲以上佩號牌而東西班及內官二品以上牙
牌三品以下及三醫司雜科者角牌生員進士黃楊木牌
流品雜職士庶人書吏鄕吏小木方牌公私賤假吏大木
方牌京則京兆外則各其官烙印以給軍兵仍用腰牌攷書新書

彙

牌式牌後大年號烙印前面書年歲居住後面書年榜軍民大木牌書年住身長疤記宗室及文官以紅填字武青蔭黃餘白色僧徒三朔南漢立役後給牌盜牌無牌者斬告者免役號牌廳令八道限數朔修籍上送查牌萊白徒充軍又分遣御史巡按八道講汰校生充軍民間騷擾

丁卯虜亂國人咸以為號牌召戎至平壤之民掛牌於城堞而走文學金堉趙絅等請罷號牌鎮人心時叛主誣職之類乘會騷亂盡解號牌投地曰以此禦賊可也金趙諸人主姑息啓罷之 菊圃瑣語

僉

時京外皆令成冊編錄民丁事已垂成而因虜亂停止其成冊則尚在於漢城府及各道各邑故因其餘丁之名以定收布之數又令兩南收兵以三分之一為限而民始困

矣

李恒福甞言號牌之事始於元氏元始入中國悉以漢民分隷諸将至太祖十年忽睹虎括漢民户分隷州縣至太宗元年分設三科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意者號牌之設必於二時也時夷夏統合版圖淆亂故使佩檀牌以相識認耳云後代因襲大乖本意宜乎旋議旋罷者也陶齋隨筆

補元順帝至正十六年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以防奸僞作爲圓圏繞圍皆火焰圏之內印府字圏之外府官花押此號牌之始

彙○孝宗己丑金集奏曰日後如有言號牌可爲者必無輕施號牌者商鞅之法也爲國當先立紀綱何事乎號牌

○肅宗乙卯頒行紙牌法時申明統紀之法且因 先朝成命始用紙牌凡統內男丁十六歲以上皆令佩之而牌面書某縣某邑某里某役某姓名年歲幾許公私賤則各書官主里正里有司着啣踏官印

○時因尹鑴建白行紙牌統紀之法朝廷多譏議而述丙辰正月領相許積啓曰五家作統各持身上户口即是先祖講定之事蓋以各樣軍士及各司奴婢之逃故者不能詳知其實數致有侵徵隣族之弊民間愁苦多由於此至於流民任意遷徙之弊亦宜釐正故也到今愚下之民不知朝家之意創以聞紙牌之名轉相驚疑此法既行之後民間浮言自當鎮定而但聞守令不善奉行不但以户

備

數減縮爲慮兒弱亦莫不增年定軍故過慮朝家責其定軍額者之不立户同居一家之父子兄弟勒定別户使之分居年弱不可各居者則計其人口之數造作空幕於其所居家傍以爲他日免責之地兒弱定軍已違朝令而勒令分割尤極痛駭且流来之人亦當并錄於所居里之統内設有日後逃走之弊統首且當告知其由於官家而已少無侵責之弊而各邑不善曉喩慮有日後之弊使不得錄於統内以接流民無處止接多有顚連道路者流民不爲回去則火燒其家民安得不愁怨也哉

丁巳廟堂言紙書户口非但磨破之可慮藏諸囊中不若佩之於外人皆目見之爲愈請依舊制代以鏞牌　上從之

戊午四月金錫胄上疏呈政院為右相權大運力沮還推
去疏畧曰以紙則千萬可印以木則圓方有體長厚有度
一有不合輒使改易有非閭閻下户人人所可自治者也
且民之所以便於紙而不便於木也紙則藏於内木則佩
於外内有可隱而外無可蔽夫鑑至明而嫫母憎焉以奸
醜之難逃也水至清而大魚不蔵以鱗鬣之畢見也且伏
闇造佩者皆務為過厚書面可削役名可改種種奸巧将
與法具生為法益密而長奸無已噫郡邑弊務務行此牌
疲民弊糴務受此牌既佩之後又未見其有大便益述而
已未二月府啓民人等紙牌不謹着守或致闕失誠為可
悪而第常漢輩衝冒雨雪長在道路一片紙有難保三年
佩持若以不謹着守畧干科罪則可也至於勒徵贖物大

不可令聞漢城府改紙牌還收之際閪失之人其數過萬而每名必徵贖錢七十文四方募效徵贖無藝迹而左尹南九萬踈後李華鎭疏此啓

## 兵制

新羅置左右軍主後改爲摠管

新羅軍號有二十三一曰六停二曰九誓三曰十幢四曰五州誓五曰三武幢六曰罽幢衿七曰急幢八曰四千幢九曰京五種幢十曰二節末幢十一曰萬步幢十二曰大匠尺幢十三曰軍師幢十四曰仲幢十五曰百官幢十六曰四設幢十七曰皆知戟幢十八曰三十九餘甲幢十九曰仇七幢二十曰二罽二十一曰二弓二十二曰三邊守二十三曰新三千幢　又有東畿停南畿停西畿停北畿

停莫耶停羅人謂營為停

〇麗祖初年討甄萱時有支天補天佑天武天扞天五軍

號

〇高麗太祖二年始置六衛詳五衛都摠府

肅宗九年始置別武班從尹瓘建議自文武散官吏胥至
于商賈僕隷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為神騎無馬者為神
步跳盪者弓精弩發大等軍年二十以上者非擧子皆屬
神步兩班與諸鎮府軍人四時訓鍊又選僧徒為降魔軍

國初內外寺院皆有守院僧徒常執勞役如郡縣之居民
有恒產者多至千百每國家興師亦發內外諸寺隨院僧
徒分屬諸軍

神騎神步梗弓精弩石投大角鐵水剅弩跳盪射弓發大

凡十一班

高麗太祖統一三韓始置六衛之號上下相維体統相屬庶幾乎唐府衛之制矣逮至肅宗東女真搆釁於是銳意捍禦日事鍊兵遂置别武班自散官吏胥以至商賈賤隷緇流莫不隷焉是雖不合古制然亦用之一時而収效有足稱者毅明以後權臣執命兵柄下移悍將勁卒皆屬私家國有方張之寇而公無一依之師卒至蒼皇不振然後始多方調發或括京都無問貴賤或閑文武散職白丁雜色或簽四品以上家僮或以屋間多少為差國勢至此雖欲不危得乎國之大事在戎其制固宜詳備惜前史之不悉也 鄭麟趾高麗史

○高麗之設重房蓋為宰樞會議邊事之所而二軍六衛

諸大將軍皆會焉諸史或曰穆宗以後始置而未知的在何時毅明以来武臣用事重房之權益重忠宣王乍罷而旋復終麗之世不能廢焉

高宗三年宰樞重房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悉令充軍從之

○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兵之制太祖置六衛即左右衛神虎衛興威衛金吾衛千牛衛監門衛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令民二十為兵給田六十而免還其田（一丁給十七結）穆宗時加置鷹揚龍虎二衛為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毅明以降權臣執命兵柄下移卒至國勢板蕩（磻溪隨錄）

○諫官論府兵疏曰窃惟我太祖設府兵令軍簿司典之

身彩武藝倫免者得與其選是以將得其人卒伍精强近年以來八仕多門兵政一壞或拘於都目或出於請謁不問老幼才否而授之於是襁褓幼子工商奴隷無尺寸之功坐耗天祿一有緩急將何以用之甚非先王設兵之意也願令精選勇略兼倫者充之常習武藝考覈其能否而黜陟之

高麗末不籍兵諸將各占為兵號曰牌記(東閣雜記)

○恭讓王省五軍為三軍都摠制府以我 太祖為都摠制使統中外諸軍事

○我太祖初罷都摠制府及重房會議之規置府兵名曰義興三軍府(詳五衛都摠府)

○定宗二年罷私兵屬三軍府收諸將牌記(李居易貶官入定宗朝)

權近請罷私兵狀曰惟我 太上王開國之初特置義興三軍府專掌兵權議者以為革命之初人心未定當倫不虞宜令勳親各典私兵以應倉卒由是私兵未能盡除而典兵者反謀煽亂幸賴 殿下靖難定社式至今日私兵之議尚復如舊臺諫上章請罷 殿下以宗親勳臣可保無他使復典之未幾蕭墻之禍發於至親由是觀之私兵之置徒以生亂未見其益願自今以京外軍馬盡屬三軍府以為公家之兵私門宿直悉皆禁斷朝路毋令私伴持兵跟隨以應家不蔵兵之義幸甚 東文選○文獻倫考曰始者上言云云

臺者又上章曰兵權不可散而無統亦不可偏而獨專散而無統則其威分偏而獨專則其權移威分於人權移於下其生亂一也臣等請罷私兵即蒙俞允然以重兵歸之

一府則有偏專權柄之患古者兵法有發命發兵掌兵之差發命者宰相也發兵者居中摠制也掌兵者受命而行者也宰相非稟居命不得發命摠制非有宰相之命不得發遣掌兵者非有摠制之命不得以行前朝舊制取法唐宋省宰掌邦治軍國之事無所不統即發命者也中樞掌軍機即摠制發兵者也諸衛上大將軍已下專掌府兵以當宿衛有變小則遣郎中郎將大則遣將軍以上出而應敵此則掌兵者也忠烈王以後府兵漸毁始遣宰相領兵應敵非古制也我朝開國置三軍府專掌軍務由是宰相不得聞軍政中樞不得典軍機有乖古法願自今罷中樞以三軍府為祿官省宰已上可兼者即兼節制其祿官則依中樞例知三軍同知三軍簽書學士各一員皆以或文

或武善謀能斷者為之帶使司衛與議軍國之政凡有軍事使司承稟上命移三軍府以應宰相發命之法諸節制使除省宰兼外三軍各一為祿官雖曾經中樞位在知同知之上然只為一軍節制不許帶使衛直坐本府以治京外軍務諸衛上大將軍合屬三軍府諸節制使與上大將軍以下分番守衛以供掌兵之任有變則節制以下受命而行既有統屬而威不分亦難獨專而權不移可為子孫萬世之令典也

○太宗改三軍為五衛　文宗改置五衛詳五衛都摠府

○文宗初即位命儒臣撰東國兵鑑又置五衛親製陣法九篇分數 形名 結陣 獨陣 合陣 連陣 軍令 章標 大閱 仅勇怯勝敗之勢二十八變以教士卒常行操鍊而時親閱之

凡諸軍械亦令釐正自是中外軍務益加精銳

○文宗朝以民多遊手軍額日減申嚴度僧之禁 誌狀

○世祖朝具致寬建議以爲吾東方當三國鼎峙之時國各有十萬之兵我朝盡有其地而軍額半不及請盡刷漏戶隱丁編之東伍有司務欲增額一家十丁簽九爲兵民不能堪韓明澮啓以兵欲務精不必務多請停之人皆快之 續文選 海東雜錄

○成宗癸巳丙午改軍籍癸丑改湖嶺兩南軍籍 攷事撮要

○中宗己巳改軍籍

○明宗壬子設軍籍都監甲寅頒軍籍 攷事撮要

○明宗壬子改鎭管之法分軍移隷 詳鎭管

○明宗二十二年軍士父母年七十則一子歸養九十則

諸子歸養著為令

○宣祖五年壬申議改軍籍搜補闕額癸酉改軍籍乙亥頒軍籍攷事撮要時軍籍方修而有司務完其籍不究虛實雖傭丐之人皆定實役民甚苦之郡邑或有上疏請覈實定役而有司一切報罷承政院乃啓曰當今民生卒荒無處不然軍籍本意不特為軍額多闕亦念虛簿無實族隣之苦塗炭赤子故删虛塡實欲救民生一分之弊耳癸丑之籍任事之官不体國家愛民本意只以幹辦為賢嚴急為能州縣承風虛張其數丐乞之人無不搜括鷄犬之名亦塡其額成籍未幾太半逋欠侵隣剥族四境嗷嗷今若復從前習則名為軍籍實為民害請令八道監司察郡邑民物殘盛軍額

多少那移充定而或不能充則姑虛其額徐刷閑丁隨得隨補不限年月庶可軍無虛簿民免塗炭矣議下兵曹竟不得施軍籍既畢額依舊毒及隣族矣 石潭日記

○宣廟出幸時見一小童初以為觀光之童更見之則乃軍士也 上惻然下教曰如此兒童心不欲離慈母之懷干戈之任豈其所堪予我見此兒心懷不寧夜不能寐予以不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尤可恨也兵曹其點閱軍士如有年未滿者則皆可還送待年立役也我寧失數千之兵不忍使兒童立役也兵曹乃募軍士自言其年使之下歸軍卒雖有幼穉者恐還鄉之後被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無幾 石潭日記

○宣廟朝柳成龍為兵判時作八道軍案通京外諸色之

額三十五萬餘

○宣祖甲午(二十七年)始置訓鍊都監又置束伍軍於各道(詳訓鍊都監)

柳成龍論束伍疏曰兵法千言萬語其喫緊唯在於束伍即分數是也故先儒云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子孫曰治衆如治寡我國為將者無一知其分數之法而每患軍卒之善潰夫束伍者衛統部部統旗旗統隊隊統伍之類是也蓋軍兵或千或萬以至於十萬百萬亦已多矣而大將以一人之身領之若分數既明則如目之隸綱一綱足以統萬目如枝之附根一根足以連萬枝故一司統五哨則所號令者只五人而已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統五伍故所統愈重則所分愈細所分愈細則所察愈

精在平時以此馭軍則將卒相維易於練習臨敵則以此節制所謂合萬人爲一心者令爲將者無一人識得此意凡所謂裨将揉弓者名曰軍官聚在帳下僅備應對使喚之任至於軍卒皆各官臨時起送村野之氓番替往來本不知戰陣之事又無隊伍旗哨所隸之處而猝然驅之於矢石爭死之地求其戰戰勝敵豈不難乎東伍一事爲軍政之大綱而其在於紀效新書者極爲明備四月又上劄曰食不足則人不可聚人不可聚則兵不可鍊令國廩空竭雖欲鍊兵計無所出靜思默念近得一策常時騎兵上番之數合二萬三千七百餘而各有一保則共爲三萬餘人步兵上番之數一萬六千二百餘而各有一保則共三萬二千餘名捴計十二萬二千此乃平時上

番騎步二色軍户奉足之數也至如甲士之上番者四千
六百四十両各有二保則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名定虜衛
上番之數二千一百六十一各有奉足二人則六千四百
餘名別侍衛上番之數一千一百十九両亦有奉足二人
則亦合三千三百餘名而他邑軍不與焉此外有各司奴
婢元數三萬七千餘名後以公賤役歇漸次增添其數不
止於三萬七千矣此外有各司諸員合二千一百七十七
名而各有奉足二人各司皂隷合三千六百二十八名而
各有奉足一人又有掌樂院樂工七百樂生三百各有奉
足二人其亦三千矣此乃平日各邑名數定額其間有流
亾未充之處而大槩則如此矣今於兵亂之後想存者無
幾然亦幾至十万若除其上番各捧人一石米使為粮餉

則其數將至十萬餘石勿論年麥米豆充數納之因於京城召募四方精勇之士勿論士族庶孽公私賤有無役只取其勇力得一萬名分為五營營各二千人依法操鍊則是京城之內常有一萬精兵而根本壯固居重馭輕之勢得矣一萬名一年之糧乃四萬四千石所餘數萬石別儲軍資為食兵之需不管於戶曹之經費則三年之後軍食不可勝用矣一萬名之軍亦當分為二番每營恒留一千其五千則別於京畿肥饒閑曠之地大備農器耕牛種子分屯作農如曹操許下屯田之法而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資食之路日廣而應募者相繼雲集矣西厓集曰朝議不一竟未行

○宣祖乙未二十八年遴外方驍壯置武勇衛

李恒福疏曰宿衛之士一向孤單都監三手之兵使能成

形而我國之所重者專恃武士故別取外方閒散武士名曰武勇分為七番此輩齎粮往来其苦萬狀所當捄其尤者量其除職以為興起之道且竢天兵盡撤以其餘儲定給番料造册許仕以開遷轉之路(武勇衛之名只見於一時而不知何時減罷)

○仁祖二年甲子始置御營廳(詳御營廳)

置摠戎廳(詳摠戎廳)

四年改築南漢山城仍設守禦廳(詳守禦廳)

○丁卯(五年)年閒朝家大搜閒丁充補軍籍而餘丁屬之兵曹歲收綿布其後汰定及落講餘丁自喻局移送兵曹者數千餘人查正廳冒屬忠義二萬人分屬於禁衛軍保而餘餘則盡歸餘丁此皆無役閒丁而守令不敢下手甚乖事宜其中尤甚無理者丁卯餘丁中業工匠者稱以匠保凡

餘丁異於正軍老故無代定之事而此則以他匠人代定其數多至三千餘人兵曹之勾管工匠亦無意義謂定番罷餘丁歸之各邑俾令充補闕額 上令廟堂稟處

○六年戊辰改軍籍 攷事撮要

○十四年丙子尹煌疏曰外方束伍皆是農民而京砲送邊者甚少緩急決難得力若分為二番替守邊城則似是得策而朝廷每以宿衛為言此則不然邊城既罷之後則安用宿衛為哉果以宿衛為重則士大夫之子弟亦可以為之臣曾以為八子皆可以充倫云 尤菴集

○十五年丁丑設七局出身分番直衛

○是歲設武科於南溪以酬扈駕守堞之勞赴舉者皆訓局砲手御營軍京畿諸郡束伍軍之屬崔鳴吉在備局啓

曰令此錄名幾至七千砲射通計則得中者將不下數千是國家一朝而坐失數千精兵臣意都監御營軍則稱為別隊各以其技仍屬本處其餘亦別立名號如羽林兼司僕之類定將統率分番侍衛而仕路則聽自便軍官等苦役則勿許混侵但此時國儲方乏給料一事未可遽議此輩全免赴防實為前所未有之恩典同是出身而勞逸不均令該曹量定朔數自備粮宿衛一巡後始依內三廳例給粮立番為宜 遲川集

於是命設七局出身各持砲技分直禁中合為一千餘人或稱武勇廳 孝宗辛卯減其二局戊戌又減其一 顯宗癸卯又減其一 肅宗朝柳赫然請以砲手衆萬科者通差辛未每局定五十合為一百五十置別將三員以領

之局出身有闕則以武藝別監出身者十人交差

○十九年辛巳清人徵兵以柳琳為上將(詳丙子錄)發五道御營軍一千名火兵五百名八送瀋陽下三道則每十結五十八負收布一疋江原道則每二十結收布一疋合收布八百二十同每軍各給資裝綿布十二疋又以每七十疋買馬一疋軍兵資裝之外各給復一結又給妻子奉足一名使為回還間薪水之資(綸音謄錄)

○二十一年癸未李時白為兵判為踐更卒結藁為篷使寢其中自是卒無凍死者(尤菴集)

○孝宗八年設營將(詳營將鎮管)

○顯廟甲辰大諫南九萬啓曰黃海道各邑戊午丁卯丙子年戰死諸邑軍自兵曹至今徵布凡死於王事者宜蒙

旌表恤孤之典而非徒不然反徵役布於沙塲朽骨乃至四十七年之久而不除請永除其名於都案中依啓藥泉集

○肅宗八年壬戌置禁衛營詳禁衛營

○壬戌九月命蕩滌兵曹騎步兵兒弱逃故之徵布者先是兵曹以經費全靠於騎步兵收布故兒弱逃故率皆徵布侵徵隣族爲民痼弊庚申初朝家欲爲蕩滌慰悅之擧令各邑査出則其數甚多有難一時代定旣査之後又不可仍徵悉出京外留儲帰之本兵以充一年未收之數厥後國儲蕩竭不得每年充給以致侵徵如舊至是兵判南九萬與廟堂請定節目搜括京衙門及外方營門州縣敀役投屬之類統計所得軍保禁衛營九千六十名御營廳四千二百名守禦牙兵二百餘名摠戎牙兵九百餘名幾

盡充定關額九萬又請查汰冒屬忠義 上遂令廟堂設廳查正 寶鑑

〇十年甲子命咸鏡南北兩道精抄有膂力弓馬才者置親騎衛各三百六十俾為緩急之用其後增抄分隷於監兵營共為三千人

壬辰 三十八年 又置別武士於平安道視北路親騎衛例黃海道別驍衛別馬隊改號為騎士 詳御營廳

〇二十一年乙亥知經筵朴泰尚曰六鎮校生異於他道皆其地儒品故絕無避役投屬之事且此輩皆充城丁軍城操時則戰服擺立雖非汰降便是軍丁其落講汰定者亦無納布立番之事而都事必欲降定故校額日縮聖廟將無守護之人聞関西江邊校生皆有書鈎齋之名出入

番時例有試射之事故三次不通然後始為降定云請與
西邊一體定式 上從之 備局謄錄
○乙亥右叅贊林相元疏曰若欲解人怨而消天災其上
者乃百姓之身役夫軍兵出布非國家之舊制惟我 世
宗以東方聖人立經陳紀基玆無疆之祚者詳悉靡遺豈
不知以役徵財可以利國也誠以吾東地瘠民貧不善農
桑故也 世祖臨御乃行此法特一時之權宜非久遠之
良圖 累朝因循迄二百餘年其弊益滋為國家必亡之
徵為此者必曰出布所以蓄財蓄財所以治兵吾東自是
民兵而既竭其財復欲用其力所謂治兵適所以歛怨而
弱兵也 恬軒集
○四十二年丙申藥房提調閔鎮厚言丁軍外餘丁等名

邑元無代定之事而湖南所在兵曹餘丁及匠人自前代
定已成謬例今後宜罷此規 上可之 實錄

○三十六年庚寅始置吏奴隊於各道先是朝議以諸道
束伍皆隸於營將列郡臨難無兵可守遂以吏奴團束爲
伍而節目未具至是更飭諸道一遵成法又令以其中有
才藝者拔爲將校其後與驛卒及三局保人并作隊

○英宗二十三年命設欄後士於關西兵營時帥臣李日
躋上請於安州營下及近邑之在百里內者選取驍健稍
別其號稱以欄後忠義士合爲二千餘人都試優等者啓
差邊將又等四部筒犂爲水田仍使四部壯軍休番農作
以補兵廩 上并從之

○民十六為下丁十八為中丁二十為壯丁唐太宗時封德彝請選中丁為兵太宗不許只選壯丁安史變起天下大亂隨處簽軍不問老少而猶選中丁不及下丁故杜甫以選中丁為嘆乃曰中丁絶短少何以守王城以此言之雖當戰爭之時簽民之急猶不及於下丁也我朝簽丁之法自十五入籍至六十乃除其視唐制不及遠矣 仁宗嘗下教曰十五定軍壯年幾何六十除軍餘年幾何盍將欲二十而定軍五十而除軍而未及變通矣 藥泉集

○古者人生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晉時以十六為丁故范甯上疏曰禮十六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今我國以十六為丁而闕軍充定有常額故守令

急於免責以亂下黃口冒年苟充其傷天理困民不亦甚乎類說芝峯

○前朝時紅巾賊十四萬氷渡鴨綠江直擣松京前鋒與羽保偕至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二十萬兵僅得平定可見衷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在平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變初軍兵潰散無一人至者招徵累日只得數百步卒而已况今國力又非壬辰之比可謂寒心類說芝峯

○我國平時中外軍額十八萬零户通計則無慮十五萬而自經倭變見存僅六萬雖年年設法充定而尚多未充至於京外哨軍不過數萬而元軍及公私賤并入編伍實數亦少緩急難恃極可寒心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為强國唐人謂高麗善守城必取未有必取未有如高麗者

也到今兵力單弱非但不能取於人亦不能自守何也唐太宗時高麗真 以十五萬衆救高麗以瓜分之地軍衆如此今三韓一統而每患無兵豈理也哉 芝峯類説

○自古有國者皆以厲民而養兵至於危亡我國則以逸民而困兵至於劣弱毋論古制只以今日南北三敵言之倭人督使農民悉斂其穀以養其兵而農民則只食土芋清人選入披甲則廩給豐厚九族賀慶此兵卒所以精强者也我國疲殘傭丐之類無以得免於軍役有萬般椎剝之苦稍有氣力者巧避簽丁得終身逸遊之樂今不能一變舊制使民樂充軍伍則雖於前額減九而存一必無得精之理中外軍兵中惟訓局兵以廩厚之故稍勝御禁兩營兩役兵以上番給糧且免東伍烟役之故次於訓局 藥泉集

○養兵以養民為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未之有也我國之兵不為預養而倉卒調用遇賊奔潰勢所必至雖使韓白為將亦無奈何壬辰之事亦可鑑今內而訓鍊都監外而諸道列邑設砲殺束伍之制視往時軍容稍若可觀而民力已竭倒懸日甚既失休養生息之方恐無緩急效力之實任事者盍亦思其本乎 芝峯類說

○我國前後兵亂守令皆奔竄宜揭明經法死守勿去如有棄城者行法無貸但今之列邑殘少者居多而州郡之兵有警則悉數赴難且邑宰一動則更無管者責人以所必不能而又從以戮之不幾於殺無罪乎當省并殘縣使有邑樣設置上副官其無城處亦待民力稍紓漸加修築畫為一定之規邑各有守複屯相望則形勢可以壯固正

兵雖皆從軍而保率信之凡大小民人無非可共守者豈患無人乎 磻溪隨錄

○麗朝將帥各有家兵往往有跋扈犯上之變然以之平蕩外寇則亦其力也夫佳兵不祥之器況可藏於家乎本朝深創若是武將之在都下者不與兵權廩祿亦少或僅有一僮一馬者凉薄甚矣是故軍無久領之將將無常隸之卒鍊習不素名面不熟倉卒臨戰何以責其死力謂空稍變其制而弛張之庶幾可矣 芝峯類說

○今京畿不別置兵使亦是古制漢時郡太守謂之郡将亦掌兵之任而三輔士卒則不屬郡守直屬於北軍盖其事理如此矣 磻溪隨錄

○邦畿百里之內既有摠戎又有水原防禦南漢守禦江都留營水軍統禦各操兵柄不相統屬此等設置本以增守衛固根本也畿內諸鎭併於摠戎則號令專一體統不紊矣 澤堂集

○我國之兵多西南西北之賦西南乃百濟新羅之遺也嶺之俗質木而沈力作而饒業敎之則足以為向上之卒湖之俗敏疾而輕善僞而多變敎之則足以為應用之卒西北之地與戎接即高句麗渤海之墟也古號健鬪耒不介之馬徒裼而馳奮臂而號木弧楛矢發無遺鏃敎之則

足以為莫當之卒故百濟教之以強其國高句麗教之以抗中夏新羅教之以統三韓兵無常形習之則強苟無習之不易世而同矣 衆村集

○咸鏡北道士馬精強甲於東方而自亂後生齒日耗土兵凋損重以近歲癘疫死者迨且數萬比平時存者不滿十分之一而且本道武士終身苦戍不得登仕於朝以故不樂赴擧絶無控弦之人古語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土兵如此緩急何用 芝峯類說

○六鎭土兵殘寡盖其兵成然募之京中徵之他道若欲其人耐邊上寒苦熟山川夷險習知蕃情馳突之技與之相長則不得與土兵比比之本道內地兵亦不侔矣臣之妄料以費於客兵食者月給土兵且規給一疋襖子戎械

之屬使八人感奮自力爲敢死之士則足以一當百矣簡易集

○六鎭處我極北與彼只隔一衣帶水 祖宗朝推行五衛之制使六邑倅各爲衛將以守其地常時則盡驅其民撤八城内造家安頓農節則亦依五衛之法自相統率出野耕作雖猝遇警急輒以此防禦蘇軾所稱河朔被邊諸州人戶帶弓而鉏佩劒而樵者也倭亂以後始用束伍之法而六鎭獨不變五衛之制矣金汝水爲北兵使始請設營將而爲府使僉萬戶者既失所領踽踽如客其民凛然皆懷不自保之憂今計須盡復舊制前衛受敵則左右兩衛救之左衛受敵則前後兩衛救之中衛受敵則前後左右四衛救之此則常山率然之蛇勢也兵使統率一營相

機進止則雖罷束伍之制此恐大有益於保邊制敵之要道也鶴息集菴

南前衛富寧　左衛鏡城　中衛茂山　右衛明川　後衛吉州

北前衛會寧　左衛鍾城　中衛穩城　右衛慶源　後衛慶興

講武

太祖五年以海州、講武場沃饒可耕許民耕稼

十六年罷恭安講武場許民耕墾

○太宗十年講武于豐海道

十三年講武于海州

十六年上與近臣極論遠狩之弊曰方今在下無姦猾者若無識狂夫乘閒竊發禍在不測可於畿內更定講武常所

遂命兵曹曰講武不可廢以國無苑囿近來不得已遠出稽諸古典歷代講武之所皆在近地其於京畿定為三所文獻備考作十五年

十七年講武于海龍山 上曰家世業武幸賴 太祖勸

學之力不習射御讀書登第田獵非予所好春秋講武國家大事亦不可廢然簽民驅禽心所未安自今畿外講武決不可復行任實泰安海州之行悔之何及雖畿內之行亦不欲調郡縣之軍只發防牌軍一二千足矣海龍山在抱川縣西二十里山上有鑑池禱雨有驗俗傳軍馬蹦踏山上不雨則陰出輿地勝覽

○世宗命纂陣說詳經籍兵家

丙午九月 世宗大閱于箭串平明動賀百官具甲冑扈從 大駕入幄次兵曹啓曰放信砲 世子以下具甲冑以次八就壇前分東西北向立五衛諸軍於前一日結陣壇南有頃 上被金甲上壇 世子以下四拜訖正二品以反六品代言陞壇上從二品以下百官於壇前分立吹大角三通左右廂五衛吹角應之於是放砲鼓譟或變陣

挑戰爲勝敗之形凡五變陣而罷軍數則六千六百餘名也東閣雜記

○世宗謂柳廷顯曰春秋講武政府六曺扈從慮恐廢事欲令政府兵曺扈從餘悉減之廷顯曰人主擧動不可容易且大駕在外臣子豈宜晏然在家上曰卿之此言意有在也雖令大臣扈從若狂悖之君不聽大臣之言盤遊無度何以止之廷顯曰殿下不與大臣俱行脫有意外之變何以處之

○世宗丙辰敎曰古有四時之田以講武除害此先王之定制軍國之重事祖宗叅酌古制定爲春秋講武之法近来新進儒生以謂國君逸豫之擧每請停行大臣亦或請停予以祖宗成法不可廢而不從矣曩歲予適病不

得親行欲命將代行大臣議以兵權授之將臣不安於義故寢之令年凶荒太甚予恐懼姑停秋等講武而明春講武亦欲停之以休民力頃者兵曹請曰大事不可再廢予亦以為凶荒之歲益修武備非常之道也故姑從其請諸事欲務從簡約然國君一動其弊必多矣世子職在撫軍欲令世子代行如此則不廢重事而供費必減庶乎兩全擬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啓曰兵權不可授之世子且令年凶歉請停之從之東閣雜記

○鐵原古東州之野號稱獸藪 世宗屢臨講獵獲獸無數由是文昭殿朔望祭載惟鐵原平康供焉而有餘令東州之野太半畊種禽獸鮮少兩邑官吏僅免罪罰慵齋叢話

○文宗作五衛陣法教士卒而時親閱之詳兵制

○世宗御製兵將說訓勵諸將又以昇平日久則武備必弛月再閱陣春秋講武常曰兵陣家業也不可不知以黃石公等書親授 世子

○成宗己酉二十年大閱攷事撮要

○燕山

○趙憲疏曰如欲詰爾戎兵無壞我 祖宗成法則以東國兵鑑五衛陣法等書印頒于將士各使其將習兵鑑軍曉陣法而乃加鍊試自內及外無不張皇整頓則庶乎宜免野人可爲干城而赳赳之詩不獨詠於周南矣重峯集

○宣祖甲午以戚繼光陣法敎習訓局兵 上親臨閱武于慕華舘又遣敎士于各道鍊習三手技法分命御史試閱

丙申定鍊兵規式頒行四道

○仁祖七年親臨設操後仍行觀武才

○孝宗五年親閱于露梁御營軍新舊遞番者皆令赴操

特賜甲冑弓矢於將臣李浣以示獎勵之意

○顯宗三年親臨閱武

○肅宗己未親臨閱武於露梁

壬申行親閱

乙未命各軍門習操若值大將有故則以都提調替行

○英宗十年親臨閱武於露梁

十九年謁　陵回駕臨七籍田觀六花陣

○五衛與五營古今不同以五衛之制用於五營有曰循掣肘者故　英宗己巳二十五年命諸將臣纂續兵將圖說定為五營親閱之儀以兵曹判書為親閱時大中軍

## 軍賞罰

○文宗陣法軍令條曰令左右進退而不從者以章標者漏軍事失形名者與敵私通者無故驚軍者將吏容私者失斥候烟烽更號者并斬降敵者沒其家以伍而得伍以將而得將各當功過相當兵器不利者罰告有罪者賞

○宣祖癸巳柳成龍上言軍功爵賞及免賤等事皆為畫一之規以應古人賞不踰時之義又軍民捕獲者勿論多少即予其人愚民知一身之利在於殺賊爭起奮力則敵勢必衰也　上納之

○我國無銀錢寶貝天下之貧國也夫軍賞不踰時而將帥出征空手而往戰馘之賞無以應之不過列名上請朝廷而所謂論賞者只是加設職禁軍免賤限年免役復戶而已

噫官爵有限賞非可繼免賤濫多正軍日縮况一張先身未免虛套以致羣情懈怠而激勸無方殊非細慮古人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今乃欲以功名爲重賞以盡忠得死士不亦難乎(芝峯類說)

○壬辰倭變 乘輿西行國內空虛賊兵充斥號令不行幾於無國者逾月矣嶺南郭再祐金沔湖南金千鎰高敬命湖西趙憲等倡義起兵傳檄遠近自是民始有向國之心州郡士子在在召募以義將稱號者無慮百數以至剿除倭賊恢復國家乃義兵之力也及事定之後悉以軍功作爲隊伍或分防海陳或上番京師其怨苦極矣至如納粟之類亦皆不免非但罔民失信他日有事必不得力謀國者宜有以善處焉(全上)

○仁祖丙子亂後搜捕各道潰散軍千把摠以下論因旗隊以上限朔立撥束伍軍納錦布三十疋相臣崔鳴吉上言徵布必有徵族之苦　上命蠲徵布調赴箕城之役

○仁祖乙酉二十三年出太僕木花一千五百斤去核送于北邊分給戍卒之衣甚子寒者

○李汝發爲御營大將軍中施賞甚薄人或以太慳爲言汝發笑曰無事厚賞則臨亂何以激勸公私見聞

## 戎裝軍器

我國本無火藥高麗末有唐商李亢舡到開城禮成江寄寓於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其奴厚遇之亢敎以煑焰焇法我國有火藥自茂宣始於是倭犯珎島鄭地舡載火砲攻之賊大敗而去地自言平生遇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 西厓集

茂宣永州人性通敏且曉華語學焰焇煎法始置火桶與沈德符擊倭燒倭舡三十餘艘封永城君入我朝官至叅贊門下府事 海東雜錄

○成宗朝徐居正為慶尚道忠清道軍容巡察使時兵曹請刊銃筒鑄成放砲式令巡察使頒給沿海各官常行肄習居正以為不可答曰火藥出於倭地我境與彼寇通況

彙

三浦之倭與國人雜處或恐奸細之民潛通流入彼土非
我國家之深計也　上曰當初不復深惟其獘此言其當
東閣雜記

# 倫

燕山創置倫戎司掌造鐵甲後革罷
議政府啓曰我國三面受敵其用武之地今見軍士辜多
紙皮爲甲是焉能衛身而禦敵乞別設一局做鐵甲和賣
如尾署㷸學署例　教曰可於是設局名曰倫戎領相韓
致亨兵判李李令爲提調辟前衛朝官有幹局者四員爲
別坐不多月而甲之成摠若干部洪貴達記
○太宗以凡有警急不可無號令設爲吹角聚軍之法而
令未具　世宗即位始定吹角令行之吹角令詳在文獻倫考兵考法令条

# 僉

飛擊震天雷我國古無其製火砲匠李長孫依様造成取

震天雷以大碗砲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墮地良久火自内發最好陷陣矣火砲不知始於何時其利倍於弓矢而其聲威之壯摧擊之功致遠之力皆非弓矢所可比擬蓋世変逾下戰爭逾多人心之巧機智之運爲無窮是故丘瓊山大學衍義補以爲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是瓊山以火砲之用出於大明也然以史書觀之則火砲出於前代已久而盛於蒙古宋史載元入攻汴京有所謂攢竹砲震天雷等具是非火砲而何哉戚繼光紀效新書亦以鳥銃爲神器有六合砲用以摧破墻壁舟檻而未詳其制造之法又有子母砲之制此則與我國所用震天雷相類而於戰用尤便利誠爲制勝之良具此制不可不講軍器寺元有天地玄黃字大砲又以次漸殺至盈昃字

小砲又有金墀所製勝字大中小三様銃又有震天雷等

等砲而亂時散失殆盡自天兵攻破平壤倭賊以火砲攻

城其類有大將軍佛狼機霹靂砲子母砲火箭百銃皆其

利器而鳥銃則得於倭陣者為多令則各軍門依様鑄造 西厓集

○鳥銃出於西域用以捕雀而倭奴學得其制於呂宋之

國壬辰之變始為兵器我國人驟見而遇之輒死莫不駭

散倭奴雖慣戰輕進其取勝實在於此 芝峯類說

○宣祖癸未命收取下三道寺刹鍾鑄銃筒曰佛氏本慈

悲施捨不惜頭目以救人命況今國家艱虞邊民塗炭其

捐鍾禦敵固佛氏之所願聞 癸甲日錄

○宣祖朝有火砲匠池壽慶源陷城時被虜胡中胡人使

習放而觀之壽故今觀者聚於一邊以砲中殺之胡人怒而支解（芝峯類說）

○我國之人素號善射而前世倭但以長槍短刀來寇我以弓矢制之於數十步之外而有餘至於守城尤稱我國所長者亦以此也及壬辰之变內外靡然旬月之間都城失守八方瓦解雖出於昇平百年民不知兵而然實由於倭奴有鳥銃之利能及於數百步之外中必洞貫來如風雹而弓矢莫能與之相較故耳（西厓集）

○甲午新設訓局欲鳥銃而無火藥有軍器寺匠人大豐孫者以煑火藥與賊罪當死特貸之令煑焰焇豊孫感懼盡力一日所煑幾至十斤

○國初軍器寺只有火藥六斤後逐年加備壬辰變前有

火藥二萬七千斤倭賊入城城中之民先焚軍器寺癸巳
還都稍稍措備有一萬餘斤蔚山之役取用幾盡 西厓集
○壬辰之亂湖南召募使邊以中始製火車三百兩分與
巡察使權慄以助幸州之捷其制一車開四十穴容勝字
銃四十令連心發火相繼不絶聲振山岳倭大驚遁去云
○肅宗己未命造火車百乘
○孝宗朝以單脈寬將不合奔突改為狹袖之制
○孝宗在瀋中慣見射法遂改角環之制用無舌者戒諸
將曰予視祖大壽常着環於毋指環肉相合無痕仍令晝
夜常着無敢解去　肅宗六年金錫胄柳赫然等以為今
懸數重甲射之則有舌者能洞貫無舌者不能請改之
上曰先朝所命事宜詳慎只命勿禁其有舌可矣

彙

○徐必遠之判兵曹也引詩交韔二弓之義使將士皆佩二弓 晦隱集

○肅宗乙酉守禦使閔鎮厚新設焰焇釐陳稟取用慶德宮空闕醎土乃前例也 備局謄錄

倭驛洪喜男己亥問慰之行學煑硫黃之法傳布國中 通文館志

元斗杓提擧訓局語倭譯金謹行曰儲黃無乏操鍊將廢若能優得朝廷當不惜封爵之賞謹行力畜數年得五萬斤 通文館志

本國煑硝素無善方用功多而所得少金指南壬申隨閔就道赴燕購求其方試之所得倍蓰品又精猛南九萬啓令武庫按方煑取仍令指南撰次成書名曰新傳煑硝方

補我國煑硝之法自完豐始取路上土代用品又不精金指南購來之後功效大著遂成新傳煑硝方一書 正廟朝因右議政尹蓍東之言又修明之重刊其書

○英宗庚午二十六年禁軍兵戰笠之用髮者以毛笠麤而厚故九鏃不能透髮笠堅而薄故輒易透也

○我國各營邑武庫所儲軍箭一經潦暑輒患鏃癈而羽墮每歲秋調發東伍磨鏃改羽大為民弊李匡德為全羅監司油炒箭鏃着漆於箭羽之間自此其弊遂絕八路通行 翼述

## 良役 戶布

高麗末有戶布之征

○太宗曰戶布之斂何歟戶曹判書李膺曰備軍需也上曰雖為軍需無故取民非法也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勸農桑之意也若是則取之有道民亦不怨命罷之 宝鑑歷代摠目

○瑞葱臺布 見燕山故事

○我國放軍收布之規未知起於何時當初必以為平安無事多數立番無益於事除其番使歸農業收其價以補軍需公私兩便也今京外衙門無不放番收布故名為軍士則便作納布之人習俗已久軍士之名仍成納布之名稱曰歩兵則人知為綿布而不知本是軍士之名以至餘丁各邑無不皆然 磻溪隨錄

○肅宗七年辛酉兵判閔維重奏曰軍布五升三十五尺乃是　祖宗舊制故　仁祖癸亥後嘗行此法而未久停罷丁亥年間復行而復罷今若一遵舊制而行之則一國生民必將歡欣鼓舞為先定行五升三十五尺之法而國家需用亦宜因此料理變通也吏判金錫冑曰取考大典前續錄戶典既以公私所用綿布升數五升長三十五尺廣七寸以上定式而後續錄兵典又有步兵番價每一朔五升錦布三疋半之文而即今所捧則一朔只是三疋無加捧半疋之事三十五尺之半當為十七尺五寸以其半疋分而為三則恰為五尺八寸三分也是步兵番價云者乃指一戶而言則一戶三人自當各納一疋其半疋則三人又當各納五尺八寸三分故以其五尺八寸三分連織

於三十五尺之布則又洽為四十尺矣今若以三十五尺為準則此是國典所載反令變通固為合當而至於步兵番價三疋半之制亦是國典所載則事不可舉一而廢一即令番制以兩朔為一當番故步兵亦皆并納兩朔之布矣升尺之事如不變通則已如欲變通則不可不均齊為之上曰一從舊制嚴飭施行

○三十七年辛卯七月引見大臣備局諸臣論良役變通之策領相徐宗泰等諸臣皆以戶布為第一其言蓋以為口錢則繁密難行戶布則最為正當獨禮判趙泰耇曰戶布不可行臣意則督責守令使之搜括良丁充定闕額作為令甲如羅穀虛錄之制則似有益矣右尹朴權曰戶布即唐祖庸調中調役也今若設為九等之制貧富所納適中

則民役可均國用可支副學柳鳳輝曰勿論某名良丁收布者每名各收一疋名曰良人布使一司主管如宣惠廳而各衙門各營鎮一年需用之數磨鍊支用則只收一疋亦無不足慮八道良丁摠數及一年需用多少先令抄筭爲定 上命三件中更加商確稟處 寶鑑

辛卯判府事趙相愚劄曰户布丁布口錢法甚均一可救當世之弊而第念帝王經國之道必因勢而利導緣法而爲治民易趍令行之無弊大抵我國規模名分爲重徵布納錢只及於平民不及於士族因循不變今已累百年今若泛論其弊則實爲偏重而不均徐究其實則上下之尚能維持紀綱之猶不甚亂者未必不由於士族之無此役也顧今繩樞甕牖朝徙暮遷者非無剝膚之怨蹙額之心

爵ㄷ思亂終亦不敢動特以其所謂兩班叅錯其間故有所畏忌而然也況人心世道莫可收拾而乃反不量時勢擇創新法或布或錢渾徵於曾前無役之士族則必將魚駭鳥散所在鼎沸有識之士猶可體國而間有強梗不平之徒註誤百姓煽動一方則將無善後之策由是觀之其濟失利害果如何哉爲今之計莫若申明舊制釐正雜役廣搜良丁之爲愈也

## 均役

初肅宗癸未領相申琓啓曰良役軍制變通事迨今遷就啓下堂卽斯速擧行似好矣 上曰以厘正廳爲名可也○英宗己巳忠淸監司洪啓禧求對盛言良役之弊命赴任所詳察民情狀聞論請庚午三月啓禧狀聞請行結布以湖西結布議作丹子以進五月戶判朴文秀請行戶錢上親臨弘化門俯詢士民曰爲今民弊莫若良役自昔說救弊者戶布也結布也游布也口錢也口錢零瑣游布亦難便此則決不可行也今問者戶布結布與此外好樣救弊之道也其各面陳士庶軍兵多言戶錢便其言結布便者十居二三 上命諸臣直宿備局磨鍊戶錢議者始言戶收四五十文可以當良役所納之數及其詳計則大戶

収二三兩小户収六七十文猶不足矣七月 上又臨門
俯詢百官士民特寢其命
上引接備局諸宰六曹三司諸臣特命良役永減一疋番
滌諭羣臣曰户結雖不可行減布不可不爲卿等區劃給
代之策以來否者毋見予也領相趙顯命左相金若魯右
相鄭羽良請設廳名以均役三公句管以申晩金尚魯金
尚星趙榮國洪啓禧差堂上齊會講確
○講究給代事件儲置米一萬三千石依 下教移劃
○罷諸道監司眷卒而減其營需以守禦使兼南漢留守
出居廣州摠戎使兼京畿兵使設營蕩春坮而減其軍米
歸之給代之需（旱皆草器）就京外衙門之應給代者量減其
數或減其額以作餘保兵曹騎步兵之舊作八番每十六

朔一納二疋者改作六番每十二朔一納一疋諸道水軍不得盡數給代則每一人給四斗米講究米錢布出錢凡五條 移劃漁塩船税隱餘結軍官布(并詳下)分定(諸道監兵營各錢幾兩布幾疋使之輸納又令各邑以其某條所收充給水軍粮米者也節目時分定一條革罷)嶺南水軍最多因道臣閔百祥狀聞罷不緊七鎭以紓各邑之力

○辛未五月領相金在魯疏言各處分定不可不革罷漁塩軍官不可不釐正又筵奏言變法反有無限弊端不如還存舊法也 上曰國雖亡決不可失信於百萬軍民左相趙顯命進均役或問丹子請變通兩軍門減鎭堡罷營將并州縣行會錄法諸議多以紛紜變更難之兵判洪啓

禧疏陳通變事宜請於六道田結每一結收五十文以立
根基隱餘結漁塩稅進武軍官略加整頓而分定諸條一
併罷之 命廟堂稟處
均役廳堂郎草成結米節目登筵稟裁逐條刪正九月節
目始成
節目良布减半總為五十餘萬疋而以錢則百餘萬兩內
而各衙門外而各營鎮需用之省减者為五十餘萬兩而
軍需經費之不可不給代者尚為四十餘萬兩
移劃條即儲置米稅作綿布常賑耗軍餉耗等劃給者
漁塩船稅條我國三面濱海而漁塩之利盡歸於私門故
爾廟朝欲别設一司專管收拾而未果至是分遣朴文秀
金尚迪李璟等於嶺南關東海西畿內湖西湖南諸道審

規定稅尙迪在海西病卒黃晸承命察海西數邑及畿內兩関西関北則使道臣行之仍命盡罷諸宮家各衙門折受漁箭及所屬船隻使之一軆徵稅

海稅各道大小船隻各道鹽盆藿田沿海箭漁漁條漁場漁基江箭幷分等收稅

慶尙道稅錢二萬七千四百兩零全羅道稅錢四萬二千九百兩零忠淸道稅錢一萬一千六百兩零京畿稅錢六千一百兩零黃海道稅錢一萬五百兩零平安道稅錢五千兩零咸鏡道稅錢五千五百兩零江原道稅錢五千三百兩零逐年加減

隱餘結條各邑起耕之田冒稱陳灾而見漏於公賦之納者多歸於守令私用故使之從實自首関北外七道榖來

者摠爲二萬餘結自庚午條爲始輸納本廳

京畿水田三百八十八結旱田五百九十一結米五百四十石大豆一百三十七石忠淸道水田五百九十一結旱田九百五十六結米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大豆二百五十五石江原道水田一百六十八結旱曰六百四十二結米七百三十八石大豆一百七十一石黃海道水田九百七結旱田三千八百十結米四千八百六十三石大豆九百七十三石全羅道水田三百九十九結旱田五百九十四結米九百一石大豆一百五十八石慶尚道水田一千九百四十九結旱田四千五百十二結米五千六百八十九石大豆一千二百三十石平安道水田二千五百六十五結旱田四千四百五十一結米三千二百五十九石大豆四百九十四石

避武軍官布良民之家計稍裕者巧避軍役閑遊已久到

令定役乃致騷擾故作爲遴武軍官使各其道設都試居首者賜第其次一人直赴會試其次五人免當年布其餘徵布一疋

京畿一千八百九十人忠淸道四千十人江原道二千十五人黃海道三千五百三十人全羅道六千十五人慶尚道七千四十人摠二萬四千五百人己丑秋賓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匹

結錢條始定結米每一結收米二斗貳錢五十文後以米條收捧及上納時有弊一併以錢收捧

京畿三萬六百二兩忠淸道六萬九千五十八兩江原道九千七百十四兩黃海道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七兩

全羅道十一萬一千一百四十兩慶尚道十一萬二千
三百四十四兩摠錢三十七萬二千四十五兩
摠數中八萬四百十六兩外方給代實上納二十九萬
一千六百二十九兩即己丑收捧之數

會録條平安監營綿布千五百疋會録兩别餉二萬疋外
磨鍊兵營綿布千疋會録兩戊辰定式别備外磨鍊黃海
監營綿布千疋兵營綿布五百疋忠清監營租七百石全
羅監營租五百石慶尚監營租四千石三局納米五百石
合綿布四千疋租五千二百石逐年會録

軍作米十萬石內京畿二千石湖西二萬石嶺南五萬石
湖南二萬八千石湖南檢營米五千八百五十石七斗折
半糶糴取耗年終報本廳設有給代不足取來補用之事

元數則勿為把用年年糴糶取耗之數與元數相當則報
本廳隨便發賣以錢會錄
補舊制良役奴貢以綿布二疋為率自　肅廟朝屢下減
疋之教而朝議多歧未克定制至　英廟辛未減一疋印
須事目癸酉更須追事目於是乎均役為金石之典而減
疋之後不可不給其代設廳句管命大臣備堂直宿講劘
其制一曰結米西北兩道外每結收米二斗旋以納米為
民弊以錢代納而如宮房衙門之免稅處亦勿許免惟鄉
校墓址免稅二曰餘結時起田摠漏於收租者俗稱隱結
餘結於是乎并令屬之均廳免其稅三曰選武軍官非士族
非先蔭而不合於軍保者假以軍官之稱年十五至六十
以下人充丁收布四曰移劃米惠廳儲置米之在三南者

及三南營需及円令米三南及關東税作木屬之廳五曰
減草兵曹三營及各衙門保人三南海西營閪保人并以
量減六曰會録米木兩西三南營閪京司句管軍作米屬
之本廳七曰海西山澤之利盡歸私門皆入於宮房營門
折受之中　肅廟朝別設一司句管一國魚塩節目既成
而未果行至是罷諸宮房營門魚塩分遣使臣各定税額
皆屬本廳船隻塩盆皆有一定之税八曰給代以右七條
所捧税者給宮房營門半減之代此其大略也 日渇録

盜賊

辛禑時禾尺等許稱倭賊相聚焚掠公廨趙浚上書云禾尺之徒不事畊種坐食民租相聚山谷無恒産無恒心其勢可畏自今課其生口授以曠地與平民同其里違者罪之禾尺一號揚水尺 海東雜錄

御宴

○肅宗己丑七月賜承政院酒連三日翊日又賜詩及酒詩曰三日雖既困莫辭予所錫此意非他心永圖求盤石在堂者皆和進 佔畢集朝野記聞

成宗

○中宗庚子三月 上御慶會樓下觀習武藝令入侍宗宰侍臣製律詩使領左相科次論賞畢 上入內使宗宰等周覽後苑賞花中官先導賜宮醞皆沈醉而出翌日進箋謝恩

○明宗己酉正月賜宴 上即位以後經筵官等于闕庭

賜一等酒樂或加資或賜物有差又各給蠟燭一枝令夜分從容而罷凡六十一人而預宴者四十九人翌日李芑等上箋謝　大殿及
文定王后
慈殿 東閣雜錄

○

●明廟丁巳秋　上御勤政殿行會百官宴仍御題秋日宴群臣君臣同德詩七言律命與宴者皆限日製進時左相尹漑以故不參後因講筵以爲人主令百官製詩近於浮華都承旨鄭惟吉至引韓魏公二十年來得再拜之句以辨是亦故事時或不妨云 侯鯖瑣語

○己未之後　明廟頻於內苑會宴近臣命題製詩閱武亭文臣侍從者製詩武臣貂璫者射的副提學李彥忠詩

云星流鵲面粉飄風御筆批點而下當時諸作命各自寫
綃紬入内鄭惟吉

備

○宣祖三十九年 世子以四十年昇平與大臣諸宰同
辭請進宴凡再啓始許不用樂不設内宴

備

○仁祖二年進豊呈于 仁穆大妃禮曹啓豊呈時外命
婦入叅節次議大臣左相尹昉右相申欽議曰豊呈之禮
五禮儀無可考曾聞 先王朝大殿行禮後 中殿率内
外命婦行禮 大殿行禮時則命婦出避公翁主王子君
夫人則或以家人禮侍叅宴禮而外宰夫人則只當於
中殿行禮時入叅 大殿行禮時無可據中國之制命婦
朝叅之禮時有之而侍宴君父無其禮

倫

○肅宗乙酉春 世子以國家三十年昇平三上疏請稱

慶進宴大臣諸宰亦力請 上許之旣而有虹變春雹之
異停之至秋大風爲災又停至丙戌始行時朝議因進爵
呈才獻仙桃有外宴用女樂之議兵曹叅判金鎭圭禮曹
判書閔鎭厚以爲樂學軌範雖有外宴用女樂之文然自
世宗朝以後凡宴會不用女樂故五禮儀內宴有女伶外
宴無之以娼妓雜戲陳於侍宴非放鄭聲之義於是 上
命去女樂用舞童永爲定式
丙戌九月李溍疏曰臣聞去歲秋金鎭圭疏論進宴之
非凶歲進宴誠有如其言者似出於公心而一時輿論
不以爲是者豈無以哉一自辛巳之後凶徒藉口浮言
胥動 春宮之所恃而安者惟 聖明之一心而已臣
民憂愛之誠宜無不至於稱慶之日仍行上壽之擧者

揆諸人情旣不甚害義而君臣父子慶會一堂怡怡融融和氣可想則臣民之必望其玉成者豈徒爾哉動一國之民力罄三營之軍儲只改數十步不毁之城而鎭圭以其私黨之所謀爲曾不以凶年年之費而爭之獨於 春宮之進宴必春澤之叔鎭圭者賈勇務勝不顧分義果可謂之公論乎 朝野記聞

肅宗丁巳九月 傳曰古人曰不以天下儉其親人子爲親之情上下無間大喪終制之後爲 兩慈殿卽爲進豊呈情禮之所不可已府院君喪三年後 慈殿氣使亦浔安寧其在情理喜幸如何亦於此時設宴慰悅而今年農事不幸凶歉國計民憂俱極可慮豊呈則勢難設行令歡盡去浮費從略設宴小伸至情此意分付該曹以十一月

内擇曰
禮曹佐郞朴來輔疏略敢因職事所及冒陳瞽言冀停饑
歲進宴之擧
大臣尹鐫疏令年大侵無減於庚辛之歲朴來輔所謂不
時之擧獨樂之者殆亦非過論請先發政施仁布大惠於
民俾知王子同樂之義然後可以行此而無憾
答曰 兩慈聖連有下敎當此年事凶歉賑救不暇之日
設此盛禮於心不安不如停止之爲愈爲敎終難强請心
甚悶鬱卿之疏語誠爲切實令姑停止 述而

備

## 優老

○世宗十四年壬子八月 上親行養老宴于勤政殿二品以上於殿內四品以上於月台五品以下至庶人於殿庭賜坐老人升殿之時 上起立於座翌日 中殿宴老婦等於思政殿 東閣雜記

○中樞院使李貞幹 謚孝靖 年至七十母金氏年踰九秩世宗特賜酒樂以慰之 東閣雜記

貞幹以嘉善都觀察使致仕家居奉母盡孝壽宴請滿朝搢紳多夫人親黨。上嘉之命陞資憲拜中樞院使降璽書賜几杖酒樂几杖非經貳或不得而獨以孝行得之後加封貞夫夫人之號金夫人壽百有二卒或問飫壽由答曰平生不向日月便旋 佚鯆瑣語

備

○世宗癸亥二十五年通付使卞使文有老母及其還賜宴其母于家以寵之 朝野記聞

○世宗乙卯十七年教曰敬老之禮尚矣古之帝王或親臨宴衎或復子若孫皆所以示尊敬之義也今予在位凡尊年尚齒之禮悉遵古制獨賜爵之典未擧于心慊焉可授年九十以上者爵命以示老老之仁老人百歲以上者歲首賜月致酒肉八十以上者賜爵每仲秋賜宴在州郡者則守令餉之定為定法

備

○成宗朝校理李承健有病特賜內醫以藥物兄承寧奉命當注楊州承健上書懇請以慰安母心特允勿遣仍定安醫常診審調護 朝野記聞

備

○養老宴五禮儀曰仲秋擇吉付國大典曰季秋行大小

員人八十以上者赴宴群老去杖拜一坐再至有教除禮則不拜陛殿 殿下為之興 王妃宴于內殿外則守令設內外廳行宴

附國法八十之老男女皆賜宴以覃恩每歲季秋王燕八十之老人妃燕八十之老婦皆見於董越朝鮮賦

○中宗朝柳詢李蓀與諸老之少時同遊南庠者結為九老會安琛年未及七十用司馬光故事邀與同會 容齋集

○中宗朝全羅道長水縣馬推良妻趙氏年百二十二歲齒落還生大如米粒額上黑髮復生長寸許耳全無聞目僅察物而時或不辨四十三歲生子名行坤時年八十扶杖而行監司上其事 上曰上古堯舜之年亦不至此我國先所未聞也命本道給衣食

○中宗七年。行養老宴于闕庭

○宣祖以洪相暹盧相守愼俱享高年優賜米豆 東閣雜記

○洪彥弼妻乃宋軼之女軼與彥弼及子暹皆爲首相夫人享年踰九袠暹八十持服終制夫人之壽福古未有也沈守慶於暹賜几杖宴席作賀詩曰三從不出相門閫事於今始見之吏柱省中靈壽杖却被堂上老萊衣

○宣廟三十五年政院啓曰前參議李遴 新平人 有老母今年九十九聖人之治當有老老之典上厚賜之明年正月上曰李遴之母今年百歲自今歲首賜餼廩有常加爵其子以賞之進嘉善階京城爲之謠曰母以子貴子以母貴熙熙壽母公伯其子時之卿大夫有母承養者十家晉興君 姜紳 錦溪君 尹判書 暾 韓參判 浚謙

洪中樞履祥 南參判 李中樞 晋昌君姜絪
驪興君 尹參知 權少正 姜翊衛 李中部
爲十三人明年四月大合宴上壽名曰慶壽宴眉叟記言
李薳母蔡氏以燕山甲子生壽踰百齡 上奇之命起薳資嘉善
薳時年七十三有兩姊年俱八十餘末子遂年六十六人
間希有也東閣雜記
○仁祖庚午十月左參贊洪瑞鳳刑判張維户判金起宗
户參安應亨及堂上朝官十八人連名呈單于禮曹曰昔
在 世宗朝觀察使李貞幹設盛宴獻壽母夫人事聞有
賜問之典其後故西平府院君韓浚謙參判尹暾晋興君
姜紳同知洪履祥諸人作壽親禊設席一堂 宣祖特賜
樂以張其勝事至今在人耳目以爲美談瑞鳳等亦有便

母皆過稀齡作爲一稧將於今月十五日略備酒肴壽寧
內外子孫咸集非狹窄私家所可容暫借古兵曹欲行一
日之禮而係是公廨不得不申禀且行宴禮於公廨則用
樂一節亦難擅便云云禮曹以此意啓達命依願許借賜
一等樂 燉川日記



上命十八人姓名使之書啓教曰敬老尊賢治國之本吉
昔帝王或親臨宴慰或賜爵賜帛此皆尊尚之義今予涼
德兵火饑饉殆無虛歲言念耆老不覺惻惕月令經費板
蕩宴慰之擧固不可輕議賜爵之典行之實當令該曹授
老人爵年老寡婦亦命賜物



洪瑞鳳等壽宴時 上賜雪緜子二斤且教曰卿等皆有
老親備盡榮養予心感焉

備

○孝宗朝都下有百餘歲庶人使掖庭人負而致之殿上餽之以珍羞節産之物餉亦不絕

○顯宗戊申 李景奭年七十四 命賜几杖設耆老宴于第賜一等樂内外宣醞 圓嶠集

○顯宗甲寅領相金壽興啓西部有寡女年今一百六歲其子譯官張孝建亦七十九歲而貧不能為養云 上曰自該曹別為食物題給月廩亦給可也 述而

○肅宗十年甲子 大妃殿周甲誕日命朝臣及庶民勿論公私賤年八十以上特為加資 仁祖朝曾經侍從人并給食物後又以 仁祖朝相臣李行遠李時白李厚源之妻并給食物其餘故大臣宰臣妻年七十以上者一體存恤

○十七年辛未筵臣言侍從臣有老母被賜賚者將設宴以侈上恩 宣廟朝西平府院君韓浚謙故叅判洪履祥等及 仁廟朝新豊府院君張維故判書李植等為老母設宴時有宣醖賜樂賜物之恩故相臣盧守愼母年過八十設壽席 宣廟至令朝臣赴宴賜樂賜物 上以事甚稀賚依 宣廟朝故事行之

○三十二年丙戌九月行老人宴于景福宮與宴者一百五十人命士族八十庶民九十以上加資婦女賜米肉耆老諸臣二品以上別賜衣資米肉三品以上賜米肉聚都下庶民耆老八十以上數百人于寬敞處令禮官具拜樂餽酒肉

○三十八年壬辰同知金尚信年百有七 上命使官拁

入令內官擔舁扶掖令該曹給衣資食物特賜貂皮帽掩一部

備

○英宗乙酉　上御興泰門賜士庶年九十以上綿朝士年八十以上食物宰列以上父年六十以上侍從以上父年七十以上特賜米肉奉親者朝官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上給食物又命咸興年百歲九十十九歲人關東年百歲人加給食物

備

○丙戌賜庶民耆老宴於通衢

備

○丁亥知事李㙒年百歲引見於集慶堂特加一資給宴需

## 旌孝

文宗朝春川府民尹致事母孝母年九十常侍側臥起必扶夜具餅物隨母所欲而進之母食乃寢又於春秋宴同里人極歡以悅母心同府民劉育生亦性至孝母年垂九十常奉溷器無少倦色又不擇寒暑身自漁獵得甘旨必以献母四節宴鄉黨親族以安母心

○成宗朝南原君梁誠之以父奕陽智母奕橫城每以未及祿養爲感及顯達請于朝以長子瑗監陽智次子琇監橫城縣各六年榮孝可謂無感 碑

○進士申命和妻權氏 女璡 其姑苦病幾殆權氏焚香露禱于天凡七晝夜權氏有少女一日見自天墮下一丸如鳥卵色赤者少女取而進之磨服則香臭滿室姑病即愈朝

庭聞丙旌閭 識小錄

○金潽江陵人性至孝事二親極其誠躬營甘旨朝夕侍側四十餘年不少懈二親連逝哭不絕音杖而能起以盃醑奠而伏帷前哀痛竟日盃輒乾人甚奇之常上山浮石欲作墓表天方凍不能施劚公扶石而慟石忽析裂鮮如雷孝感之致人皆嗟賞 朝廷三命官皆不至旌門復其役後以七十方伯啓聞特授僉知九十而卒 識小錄

○仁祖朝朴長遠以正言製進月課反哺烏一絕曰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微禽亦動人淚落林烏哺 上問政院曰此人父母生存乎政院啓曰只有偏母矣 傳曰觀其絕句誠孝非凡一家忠孝令人感歎風樹之悲古人所傷令賜米十石布五十疋 朝野記聞

○李清風基尚事親接物一遵小學鄉校鑑洞諸名公以公至行聞于 朝廷 仁祖特命褒之旌其曰孝子暨公王母節婦安氏考孝子參奉永膺先生至男妣節婦鄭氏兄孝子秀才基稷妹孝女李氏幷被表一家六旌門世所未有赫然榮輝一世稱歎之 賜額曰孝子三世 蓮峯集

## 婚禮 雜婚附

世宗曰婚禮三綱之本正始之道故聖人重大婚之禮制爲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歸女第其來已久不可猝變自今王子王女婚姻一從古制以爲民先

○古者婚禮納采只用衣布小婚夕宗族來會者只擎一盤行三盃而止耳今之納采皆用緞段多者數十疋少者亦至數疋衹用紗羅婚夕大設宴慰客新郎鞍馬務極豪侈亦有負財函前導者國家著法以禁之則預先送之

慵齋叢話

○我國婚禮於吉夕燭出納新婦翌日則新郎之所知者齊訪於妻家其家以酒食行宴名曰覽寢至於第三日夫婦始行同牢宴謂之獨坐甚爲無理覽寢之名謂出於麤

季而又為不正之説傳會之尤為可笑况無賴之徒托稱
覽寢知不知日遂婚家求饗或有每夕登高望炬火而尋
往者大抵男女正始為重而連夜同宿始行相見之禮不
亦褻乎 中廟戊寅年間始行親迎禮己卯人亡禮從而
廢近來士族家於吉夕即依家禮行事者謂之真親迎即
夕就女家交拜合巹宴明日謁舅姑者謂之半親迎覽寢之
弊稍革而正始之道殆復古風 俟鯖瑣語

備

○幼學金致雲始行親迎遂為定禮

○我東婚禮鹵莽婚夕委禽三日後方行合巹徐敬德始
折衷為婚夕合巹之禮至今行之 晦隱集

備

○中宗十二年丁丑 文定王后嘉禮時 教曰古云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天命全可令禮官擇定親迎之儀

其修太平舘以爲舘所　上具冕服親迎　王妃于太平舘　王妃御宣政殿受內外命婦賀百官陳賀于仁政殿庭

時　上招政府六曹教曰昔魯哀公問冕以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今雖勢異於古正禮豈可廢也行親迎之禮以示臣民重配匹之意何如領相鄭光弼等曰自祖宗朝無親迎之禮臣等謂依五禮儀行之可也上曰予見五禮儀他節目備詳而獨於親迎闕焉予意以爲正禮當自上行之然後下乃效焉令弘文舘博考古禮直提學李耔等啓春秋紀履緰來逆女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舘故有親迎授綏之禮所

謂親迎者迎於所館耳胡寧曰天子太上無敵於天下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也其禮使同姓諸侯主之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之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按冠婚禮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蓋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一也朱子曰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就近設一處却就彼往迎婦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去一處婿則就彼迎歸成禮國家五禮儀只有王世子親迎之禮於納妃闕之者乃以擇妃不得出他國亦用太上無敵於天下之例也程子所云迎於所館胡氏所云諸卿皆送之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於今日制禮爲有可據但親至妃家以迎則未安柳洵議宜親迎於館所宋軼南袞曺繼商崔

淑生丁壽剛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權鈞金銓尹珣高荊山李繼孟議五禮儀乃 先王成憲豈必近于委巷乃爲盡禮 上曰從柳洵議鄭光弼等謂行此禮則頗乖於成憲祖宗朝禮文有可擧之事自我不行則可謂毁 先王之成憲素所不擧之正禮自我而行何毁之有自今以後定爲恒規添錄五禮儀註使後世遵行

○祖宗朝惟 大殿及 東宮嬪則收取士大夫年歲單子使之入闕而選擇此外雖大君之妻或令尚宮或令監察可氏就其閭閻本家擇而議定至 宣祖朝王子諸君之妻亦皆收單子使之詣闕親自擇之非徒失其 先王守之家法僭分越禮亦自此始矣 松窩雜記

○仁祖丁丑年十五 莊烈王后嘉禮時松禾縣監姜與載疏

言兵火之後奢侈如前吉禮當前浮費必多願毋忘南漢之窘 上善之將行告期禮貞憲翁主卒退行告期禮命退嘉禮於明春禮曹啓同姓叔母期而嫁則降大功天子諸侯絶期大禮不宜退往在丁卯貞淑翁主奚日適與王世子嘉禮相值命改擇日其時議臣猶爭之以爲不可以私喪進退大禮况大婚乎魯昭公欲喪慈母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今以無服之喪欲比於有服進退大禮不幾於魯有司之戒乎命議大臣大臣議同從之



○孝宗庚寅玩淑安公主嘉禮時領相李敬輿議婚姻時圍繞本非古禮况自 上方在哀疚中百僚衰麻四方縞素二品以上多官變白襲吉隨行於肅雝之後斷無此理

六珈之粧百両之飾宜務從朴素 上從之圍繞服色定以素服

○孝宗辛卯 世子嘉禮時命停會禮宴遂减内外命婦床排花?

○國俗姓字雖同而鄕貫若別則例通婚嫁 顯宗己酉下教禁之

○顯宗辛亥 世子嘉禮時輔德李端夏疏請凡以珠玉爲服玩之飾者一切去之又請罷戶曹所納珠扇價且禁私家婚禮用珠扇

○我國揀擇之非秉谷已言之切而宣廟不果用駙馬之揀已甚不可而妃嬪之擇尤乖於禮王姬之下嫁帝乙之歸妹自有正禮爲一女子盡聚國内童男而遴擇已極違

禮意初擇若干人再擇三人卜日更遴一人名三揀擇禮義之邦萬〻不可有此事况 王妃及 世子嬪大君王子夫人之遴皆如此待士族處子之道斷不宜如此男先於女禮也雖以文王之尊親迎于渭豈可使一國處女先入闕自就取舍如自衒自媒者乎此天下古今所無事自恭定朝行之將四百年尚未釐正甚可慨也 王妃之揀當博問詩禮之家幽閑之姿使解事有見識秩高宮人往其家察行實試才藝檢其身幹觀其應對一有不合復求他門可也竊窺求淑女正始配德之初豈可先行非禮乎

平論

補

○我朝國婚始無聚集親閱之規母傳 太宗欲以李續之子爲駙馬使瞽媒池和往訪之續方對客圍棊只云業

草屨當草絰謂其相稱方好也 上聞而大怒籍續家令其子不得娶於是令士大夫子聚入闕庭親捄之 僿說

○婚禮卽殷湯所制見於易恭及歸妹雖周亦遵婚用白馬殷制也賁之六四云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殷正地統色尚白 僿說

○金應南子命龍洪可臣子棨皆娶李洁女己丑之難可臣上書請離婚命龍亦上書請離婚時應南赴京未還士論不咎應南而多為可臣惜之

金尚憲子光爕娶金琜女癸丑之難尚憲上疏請離婚禮判李爾瞻以為法不當離婚光海命從自願離之權盼 書判

孫璐娶元宗慶女李适之變宗慶枝誅盼上書請離婚禮判李廷龜懷樊其忠請從亦可以觀世變 荷潭錄

○丙子難後不許婦女離婚 入丙子錄

○肅宗丙戌命議俞正基妻恭英離異當否禮曹參判閔鎭遠議曰恭英性行不順許訴其夫人之所共惡也擬以七去固無不可第聖人旣垂七去之訓其下又有三不去語欲使後之爲家長者參情理酌輕重不失忠厚之意非若國家典法之一定而不可撓也且去者其夫去之也離異者朝家使之離異也今日恭英之離異當否宜以國法爲主按大明律妻妾毆夫者條曰凡妻毆夫者杖一百夫願離者聽令之言當離者皆引此爲言恭英雖悖未嘗有毆夫之事則此不可謂當律也况其夫旣死離異二字元無可施朝家事體今何可創設無於法之法乎命依議

補遺

國法無出妻之文其更有不出妻之證邪出妻固有弊而

然其斷不可不出者猶爲國法而不出乎南州有朴某者
其妻性悪一日忽逸縣不見官疑其被殺以此逮獄至重
刑幸不死後更娵衣纓家而其妻始出如此者又将奈何
僿說

## 庶孽被錮

太宗十五年徐選等請庶孽子孫勿叙顯職以別嫡庶之分 稗官雜記

○永楽十三年以後只許科舉正班而已自姜希孟安瑋撰定大典之後始加禁錮

○李琨 字介叔號天諫子 中廟潛邸時進講孟子及即位特賜原從功一等授內需司別提不時賜酒者數琨博極群書老而不倦送魚叔權赴燕詩有云誠向金培勤問訊中朝亦有錮人無 稗官雜記

○宣祖癸未六鎮藩胡之亂兵判李珥陳請令庶孽納粟並邊許赴文武科

○庶孽被錮始於 太宗朝因右代言徐選之言遂爲定

法非古今之通例也李珥主兵因邊患建言庶孽納粟者許通赴科實出於一時權宜之策而議者以爲不可至於論劾凡事變通之難如此然自壬辰亂後庶孽不待許通而赴科登仕者多矣芝峯類說

○趙憲疏曰臣竊見皇朝作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則不論門地如孫繼皐樊師之子而今爲脩撰成憲乂頭之子而今爲編修此皇朝所以立賢無方者也盖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必恐忠智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時政謀廢庶孽之科至于我朝謀國大臣秪爲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及千萬世失人之憂并與再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臣竊恐專防再嫁則范仲淹之才不用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彪之類又餓於時

○仁祖乙丑李元翼在政府因玉堂(副學崔鳴吉)劉子庶孽許通事定為事目良出則至孫賤出則至曾孫乃許登科許要而不許清稟裁 聖旨兩司署經藏之禮曹所謂許要者即戶刑工三曹郎及各司等官之謂也其後吏曹一不擧行崔鳴吉為銓長請依授敎隨才擬望(遲川集乙丑許通見攷事撮要)

近去李判書家疏論庶孽防限之非明白切實令人淚下仁祖朝玉堂長官崔鳴吉以下沈之源金南重李省身李景容應旨論列吏判金尚容回啓命議大臣相臣李元翼尹昉吳允謙収議無異辭方許要而不許清叅判金壽弘亦疏請竟不行肅廟乙亥嶺南人南極井等九百八十八人上書籲冤為喉司所沮吏判崔錫鼎疏言大典云失行

婦人之子及孫庶孽子孫勿許赴文科生進試又云失行婦女之所生至曾孫方許叙東西班職再嫁之禁止於孫而庶孽百世不許無乃甚耶（僿說）

○崔錫鼎吏判時疏曰庶孽防塞本非古制粉自本朝中葉以前右代言徐選倡之贊成姜希孟繼之（明谷嘗言徐選請庶孽子孫勿許東西班正職姜晋山希孟註其下曰所謂子孫子子孫孫云）百餘年閒禁錮成俗及至宣廟朝先正臣李珥始發納米許通之論自是許赴文武科而清要諸職格而不許及至仁廟朝臣祖鳴吉為副學時請通庶孽議下廟堂定為事目以登科後許要而不許清稟裁上旨而久未舉行臣祖秉銓時啓曰無孽登科後例授之職不過奉常校書三四窠而已雖有才能之人無以展布事目內所謂許要戶刑工三曹郎官及各司

等官請隨才擬望蒙允後三數人注擬郎官後又不行今過六十年矣天之生才貴賤非爾殊也中國及前朝所無之法我國獨行之許多人中豈無才俊之士而枯項黃馘駢死於蓬戶之下 宣廟嘗曰葵藿傾陽不擇旁枝人臣願忠豈必正嫡乎可見聖人之心然以 列朝聖君前輩賢輔卒未能有所變動如宋翼弼之學術爲世大儒而終於布衣阜喜李之文章禹敬錫柳時藩之才諝俱未能展其驥足可勝惜哉古之人擧賢於釣屠取才於盜庫而先儒亦有空取胥商之論今庶流之人雖不可比同於士族不踰於胥商之賤乎即今世道迫泥習俗已痼雖未能頓革舊弊如有可用之人空處以相當之職登科人依 先朝定例仍授三曹各寺而有吏才者畀以州郡其出倫拔

華者不在此限至於納米許通之事初因尼胡之變以助
軍興仍作通庶之階而第念若干納米不歸經費而貪無
粟者無以自拔行之既久弊亦隨生宜除納米之法改許
通之名則群情胥悅和氣自回

○肅宗丙子始定業儒業武之式至孫曾稱幼學

○當宁丁酉傳曰昔我　宣祖教曰葵藿傾陽不擇旁枝
人臣願忠豈必正嫡大哉聖人之言也然我國立國規模
即重名分而尚地閥故許要不許清已有古人酌定之論
而頃年始闢通清實出於　先大王之苦心而以其事多
掣碍反歸於有名無實反上而落下噫匹夫含冤足傷天
和況許多庶流其麗不啻幾億則其間豈無才俊之士可
為需用而今則銓曹既不以通清侍從待之又不以奉常

校書處之進退俱難疏滯無路枯項黃馘其將駢死於牖
下嗟彼庶流亦我臣子使不能得其所亦無以展其抱則
是亦寡人之過也其令兩銓之臣獻議大臣所以疏通獎
拔之方另加講究文以至於某官蔭以至於某官武以至
於某官酌量其階梯消詳其節目以廣其仕路事分付
戊戌五月二十三日領議政金　所啓昨年以一名疏通
事特下　綸音辭意懇惻凡在聽聞孰不感歎而兩銓之
臣尚不能仰體奉行至於外方以其啓下節目之未及頒
布未及知朝家處分之如何來聚洛下必欲呼籲閱月煩
聒聽聞惟駭亦諸生若是自明者內而銓曹外而列邑
苟能對揚聖意善爲疏滯則處置得當物情自可妥帖以
此更爲申飭京外何如　上曰所奏誠然依爲之

答三道庶名儒生黃景憲等疏曰爾等之七朔守闕備陳
衷曲爾等之情事良足苦矣朝家之所以處爾等者元有
須下節目則非不軫念也各邑之不遵朝家德音者自當
有申嚴之道矣所請序齒等事雖有先正之論俱係儒林
間事其令賢關禀處

○國俗庶孼不敢稱父爲父稱嫡母爲母嫡兄弟姊妹親
戚皆不敢以其彛稱之與奴婢等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倫
紀乖矣春秋明嫡妾之分雖以其彛稱之豈可無嚴分之
道平論

## 禁改嫁

備 太宗八年下敎禮曹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自世敎衰婦德不貞士族之女不顧禮義或爲父母奪情或自媒從人非徒自玷其身實是有累名敎自今再嫁女子孫不置仕版以正風俗

備 時大司憲南在䟽曰古者已嫁者父母沒則無歸寧之義其謹嚴如此前朝之季風俗頹敗士大夫之趨謁權門怙不爲媿識者恥之願自今文武兩班婦女除父母親兄弟姊妹親伯叔舅姨外不許相往以正風俗

○成宗十六年乙巳初須大典令改嫁女子孫勿齒東西班 攷事撮要

○嘉靖初年閒有朝官姓鄭者悶其女早寡改適他人朝

廷以為敗壞風俗永不叙職 稗官雜記

○改嫁子孫勿叙東西班之法始於 成廟朝而士夫家恥之雖青年寡女絶不改醮者雖謂比屋可封可也但此法之立有同抑勒恐非所以通行於古今天下者也然壬辰之變婦人知以貞潔自守至於無知賤女罵賊而死豈非教化之所致歟 芝峰類説

○夫死不嫁是天經地義聖人豈不以是為教哉然只是教之以禮使民日趍於善而已必不如今日之嚴刑峻法一截以繩之也頃者洪千璟之妹以晻昧竟被刑戮云南宜以御史之治獄不嚴至相貳於退溪令則又累及其子孫兄弟三代之時果有如此擧措乎不以教化為先而只恃刑法則只是商鞅而已雖不敢為惡而為悪之心則未

嘗無也故今日人家奸譏之變例出於不忍言之地而反不如空然嫁與無故之人此法果是以善俗乎蓋聞麗季倫紀敗斁或有殺夫而適他者故不得已而設此法云是乃矯一時之弊而已是所謂餌烏喙毒蛇以求速效於目前非所以服温平之劑以補其元氣也是果聖人之道乎若如來教則周公作禮何以制嫁母繼父之服乎程子何以取甥女再嫁耶周公豈不以禮為教而又豈不知不再嫁之為禮乎且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同一義也我國何故不立二君之法而獨蔽二夫之律乎義若無異而同用一律則權陽村以下皆受重刑而今何不累及其疑子孫耶尤菴集與炭翁書

○我東士族婦人之不得改嫁本非定法其始也改嫁女

之子雖名門巨閥不許淸顯士夫家遂不肯娶之有女家亦不肯嫁與鄙人漸成風俗今則自爲法制之嚴者或只受幣未及奠鴈而婿有暴亡者或年幼只行合巹未及同牀而死者比比而年纔十四五爲孀者不可勝數結冤傷和極矣天地之生久矣自上古經幾聖人制禮未有禁改嫁者中國至今遵之獨此小域之俗迫隘至凡人皆有不便心以東國禮嚴法密恐一開口得罪名敎不敢出氣力言之可慨也名敎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思孟之所出也凡群聖賢所不立之名敎何爲而得罪且從天下古今所通行之改嫁亦所以防奸私陷罪也此空明白論涷而更定法不擇門閥選爲顯仕則自當無改嫁子枳塞之患變其法亦不難矣 平論

# 音樂

備 東方自羅至麗無雅樂高麗睿宗朝宋賜新樂又賜大晟樂徽宗時蜀道士魏漢律妄引身爲度之文而以帝之中指中節爲尺度傅會作樂名曰大晟樂

恭愍時明太祖賜樂器遣姜郎賫如京師請樂工精通象音兼備諸技者發送傳業帝命太常樂工赴京習業

備 ○太祖四年文廟告成 上欲親祼以閔安仁明習故典命修樂器

備 ○定宗二年禮曹請考大宋頒樂圖

備 ○太宗五年移咨禮部本國 宗廟社稷樂器損舊請差人齎價赴京收買以備用禮部回咨奉聖旨工部造成樂器差內史朴𤥨等管送編鍾十六箇編磬十六片琴四張

瑟二林笙二櫝簫四管 上拜賜訖宴使臣于太平舘遣
金承霔李膺如京謝賜六年 宗廟始用皇朝樂器

備
○十一年禮曹言前朝光宗遣使請唐樂器及工其子孫
世守其業至忠烈王時金呂英掌之忠肅王時其孫得雨
又掌之宋樂書亦云元豊年間高麗求樂工而教之然則
東方之樂出自中國也流傳世久恐或有訛乞與慣習都
監詳加審察尋其舊譜追唐宋之遺音定盛朝之正樂從
之

○樂章命削夢金尺受寶籙（詳太宗朝）

○世宗正雅樂（詳世宗制作）

備
○世祖四年上以鄉雅樂本非二事別置二署虛實無
益合為掌樂署（詳掌樂院）

○九年上以世宗所制定大業保太平樂舞歌詞句數多凡祭數刻之間難以盡奏故師其意而制樂舞命崔恒製其詞

○成宗二十四年癸丑命成俔等撰樂學軌範分為雅唐鄉三篇而首之以樂調拜律皆廣引前書令人易解

○永寧殿用樂與宗廟異禮判李坡啓臣嘗記世祖之言於穆清廟祀文王之詩而用之郊用之廟我國保太平定大業之樂通用於宗廟永寧殿亦可也臣觀龍飛詩非徒述太祖之功無記桓王以上四祖之德永寧殿用樂合依世祖之教成廟以為然名臣錄

○明宗八年癸丑以本國律管年久傳訛漸失其真乃差樂官一樂師三隨賀至使閔箕朝京禮部令太常寺選取

精通音律樂舞生二人與樂官樂師遂日校正閱其先回
樂官朱琳等留此京兩月始歸而律管一部有圍小而形
偏者蓋因樂官思歸促令速成而工人苟充與之也琳等
又不肯傳習唐樂而歸禮判鄭士龍詰之琳等無以對
律管乃永樂三年皇帝賜與者也至是以為年舊損舊
移咨禮部請收買應用其畧曰原用律管歲月既多其
所差訛不止毫忽况兼該寺各樂傳習已久以訛傳訛
漸失其真所據音樂用之於廟社用之於宴禮以和神
人今差樂官一員樂師三名齎帶價布跟隨賀至陪臣前
赴京師煩乞轉達特許收買及着太常寺樂工與他校
正以同聖朝律度量衡之制云云咨中所謂該司各樂
云者指唐樂如今唐琵琶之類也禮部回咨畧曰朝鮮

之事朝廷職貢甚謹朝廷之待朝鮮恩禮素優正朔所
及量衡並同而况管籥音律乃禮樂之大者豈敢不請
聖朝擅自制作合無行移太常侍選取精通音律樂師
生二名與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校正其律管合無俯從
從收買惟復特恩須賜以示優禮奉聖旨律管着賜與
欽此為照律管為音樂之本必制造精工鮮氣允協要
非旬月之間可以精造者合無省令通事一員樂官一
員樂師三名從人一名留京守候待造完領回其陪臣等
官先行遣回奉聖旨是云云議者以為彼此俱得其體
海東野言

備

○仁祖乙丑世子將冠禮判李廷龜請曰人君出入皆有
軒架鼓吹大小行幸皆有前後鼓樂此所謂鳴和鑾清節

奏非其遊豫賓閱威儀非喪與灾不可断懸也　聖上即位之初有奴酋平定間勿用樂之教常時擧動皆不用樂此實無前之変禮也天下未有無樂之國故吉事賀禮未當無樂至於冠禮則儀禮曰士冠無樂此三加醮字之時也春秋傳曰君冠以金石之樂奏之許慎曰士冠無樂而國君飯必擧樂冠而無樂非禮意也以此觀之國君之冠用樂可知五禮儀世子三加醮字無用樂節次而臨軒命賓贊時有軒架鼓吹盖參酌儀禮及春秋傳也請依禮奏樂從之

○四年丙寅仍遂臣吳允謙所啓命　世宗以下廟樂考出實錄後如不見錄則追製用之禮曹啓以實錄中只有自　翼祖至　世宗七室樂章而與樂學軌範所載之辭

全不相同軌範成於　成宗末年而　文宗世祖以下廟樂不載蓋　太廟樂章非但載於軌範亦詳載於五禮儀除引入引出初亞終獻各自以九章爲一曲舞其於永寧殿則曰樂舞與宗廟同以此觀之　四祖旣祧之後　太廟仍用　四祖樂章永寧殿亦用　太祖太宗樂章明矣蓋用各室之樂則樂章長而奠獻易終奏終徹不成曲舞故作爲一樂始賀　先德終賀　列聖以爲通用之樂其意非偶然雖以儒臣所考言之西漢則只就功德茂盛之處而製樂宋元似有各室之樂而不得其詳皇朝則太祖太宗各有樂章而仁廟以下通用之軌範亦倣此爲之矣

傳曰　宣祖廟當別有樂章大臣尹昉申欽意皆同遂命大提學撰重光一章添入於初獻貞明之下 月沙南宮錄

二十年壬午護軍韓明朂上疏言享祀慶樂臣未知可也以為遏亂而不可樂則孔聖厄於陳而絃歌枝圍於匡而命之歌聖人不以遏亂廢其樂也疏下備邊司議

二十四年丙戌告廟自明年春享復用樂

○顯宗乙巳宋浚吉劄曰　太廟諸室以九章十一拜通用而文昭殿未罷時各室各有樂章其意不可曉也　宣祖朝禮判黃廷彧請於　太廟一室各撰一章　仁祖朝吳允謙亦有此請而皆不採用但為　宣廟別製樂章孝宗朝掌樂正權堣請別製　仁祖樂章諸大臣皆以為不可夫既為　宣廟別製樂章則上焉若　世祖成宗中

宗下焉若　仁祖孝宗獨不可別製乎且　太廟之樂雖名一樂通用而實則各室各奏一章　太廟今爲十室則第十室無可用之樂故不獲已以引出曲繹成章用之引出時又疊用其章　永寧殿所奏亦如此何等地而禮樂之顚錯至此耶且其所製長短不齊其甚短者禮未訖而樂先畢故伶人輩或再奏其章此甚未安也

○肅宗元年禮曹言凡大祀則卒哭後用樂明載禮文故昔年親行祈雨時議大臣然後用樂今玆親祭爲生靈祈澤于天依故例用樂爲宜從之

○南九萬丙子劄曰　宗廟永寧殿登歌之樂章初獻用保太平十一拜而除引八熈文引出繹成二章則其間所用之拜實九章也亞獻終獻幷用定大業十一拜而除引

入昭武引出永觀二章則其間所用之舞亦九章也此外
又有初獻前迎神奠幣進饌三章終獻後撤籩豆送神二
章盖我朝禮樂之制作始於 世宗朝成於 世宗朝定
於成宗朝故兩樂章其稱述 祖宗功德始於 穆祖之
浮海止於 世宗之征倭其後雖以 世祖之受命中興
成宗之身致太平皆無所稱述誠以樂既備數不可添加
故耳非有闕文而然也商周之頌成湯高宗及后稷文武
各有廟樂象其功烈者以古者宗廟之制都宮之内或七
或九各立其廟各專其祀故亦得各有其樂西漢廟制雖
與都宮有異然各廟各祀未嘗不同故其祀文帝武帝也
皆以廟樂不稱為言而別作昭德之舞文始之舞及至漢
明以後○太廟皆用一廟之内以西為上之制廟不各立則

樂亦不可各用固也我朝樂章其必以九備數者周禮曰於宗廟之中奏樂九變則人鬼可得以禮矣是以繹成章曰樂既九變盡美盡善然則當初定樂備數之後安得於 列聖之陞附逐位制樂添加於九章之外乎 仁祖朝撰所 宣祖朝重光一章尤為未安若以 祖宗功德言之則定樂之後 世祖成宗中宗宣祖并是世室而只撰 宣祖廟一章有若於世室之中有所取舍而行為十章其於樂必九変之義大相逕庭矣若必欲有所変通則初献亞献依前用保太平定大業九章至於終献變前日疊用定大業之規別成一樂以備九章而於其九章之中稱頌世室九位之功德則其於舊樂初無添恐改纏重光一章亦可備數而為用稍似穩當而第念我 聖朝曆數無

彊見今去室九位之外世〻觀德又未知有幾廟則終献既備之後更難添加又必有如今日之時矣此等處難得其恰當道理前副學李鳳徵之疏乃有每室各加一章之請該曹又獨請於 仁祖室别撰樂章以臣愚見似皆難施矣

○英宗十八年敎曰感動神祇之道專在於樂今之雅樂長短節奏不能諧協聽之令人憒〻此必樂律差訛而致然也乃以鄕善李延德頗曉音律命差掌樂正設樂兒都監以延德兼郎廳省檢校正見昌德慶煕宫樂架動磬多刻以癸丑即 世宗朝朴堧所造也又於社稷樂兒庫塵土中及備邉司井中得石磬二十四丸刻癸丑者十五 世宗嘗得古鍾磬二堵於池中乃作雅樂故 上益慨然

有更新雅樂之意送貴省官于燕中購得笙簧造法勑樂院提調勸懲賞罰俾有實效

補前朝皇風樂者做唐時正樂之音而頌王氏始興之功國初命鄭麟趾等撰龍飛御天歌就其中上七章下三章爲與民樂叺因皇風樂腔節以叶歌〻即四言却與古合也是爲我 太祖廟樂而然其詞鄙俚不雅率以私邸時射獵擊毬雜戲之事爲第一義必將貽譏後世 列聖朝每迎詔于西郊自殿陛奏與民樂至崇禮門内方闋更奏至慕華舘方訖 宣廟初年樂漸促數自殿陛至廣通橋已闋識者憂之未幾有壬辰之亂 所謂獻仙桃壽延長五羊仙抛毬樂蓮花坮舞鼓六条即高麗樂 國朝遵用又添夢金尺受寶籙覲天庭受天命荷皇恩賀聖明六花

隊等樂盖多典雅題目𤋮不越乎妓樂如六花隊之屬莫非兒戲而循用三百餘年莫之適變樂以和淡爲貴非所以導慾也朝家有事遊上八方妓女傅粉施朱雜遝廣庭至妙舞飛燕釋迦世尊等語令人代羞 世宗朝雅樂一斷不用女樂事載 英陵碑可孜恨世無擧奏準行者傭說

○東人效兀良哈舞搖頭揚目聳肩屈臂二股十指同時屈伸或作張弓狀或作狗行狀或爲熊經鳥伸進退風生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倡優女子解音律便容體者無不爲之𨂂胡舞枝之管絃右貧成魚有沼尤善之安㥲世曰媚人之行柔慢之態非人所爲况戎狄譬如禽獸安得吾身加禽獸事乎 秋江冷話

○高麗初樂官倣唐時夾階正樂之音作皇風樂而樂章

頌王氏始興之功德凡國王大朝會行幸必奏之及國初
命詞臣製龍飛御天歌五卷取上七章下三章爲與民樂
樂因皇風樂腔節而協歌之 上迎詔勅于西郊則樂自
殿陛奏之至崇禮門內方闋又更奏至慕華館下輦乃訖
宣廟初年樂漸數初闋例在於廣通橋樂官深憂其噍殺
未幾有壬辰之變光海時則哀促靡嫚殆不可收拾矣(小識錄)

○我國樂器玄琴象古五絃而加一伽倻琴象古瑟而減
十三絃俗樂風入松瑞鷓鴣水龍吟五雲捧瑞圖等章來
道君時所賜大晟樂也(小識錄)

○三國各有音律樂器然今不可詳惟玄琴出於新羅伽
倻琴出於金官(金海)大笒效唐笛而爲之其聲最壯鄕琵琶

亦倣唐琵琶其設掛則與玄琴同有典樂宋太平善彈其子田守傳其法尤妙絶鮮如麻姑爬癢靡々不厭田守亦善唐琵琶都善吉與之齊名士庶學樂必先琵琶然無拔萃者惟金臣番盡得善吉指法而豪縱過之盲李班善玄琴遇知於 世宗出入禁中金自麗善鼓琴伶人金大丁李亇知權美張春皆一時人當時論者云大丁之簡嚴亇知之要抄各臻其極大丁早誅春美皆凡手惟亇知爲士林所重成俔安琛蔡壽嘗從學亇知死後其音盛行於世令士大夫家女僕亦有能之者典樂金福根樂工鄭玉京爲第一手妓上林春亦近之伽倻琴則有黃貴存金卜山善彈旨鄭凡亦能之 世宗朝有許吾繼有李勝連徐益成勝連遇知於 世祖拜軍職益成往日本而死金小材

善牙箏亦先於日本慵齋叢話

為樂有三有知五音十二律之根本而為之用者有知節奏緩急而為之譜者有精於手而天機要妙者黃孝誠能用而多作譜遇知於 世祖官至禦侮將軍今有朴䄯者錦川君朴薑庶子耕之弟才過孝誠學樂者坌集其門慵齋叢話

○金馹孫書六絃琴背曰舜五絃文王七絃六絃非古也晋以七絃琴送高句麗王山岳增損其制作六絃今用之六絃於吾東亦古矣銘曰物不孤當遇匹曠百世或難乎噫此物不我失非相待為誰出海東雜錄

○掌樂院以解音律人為員朴瑌鄭沉皆自郎僚竟至提調有朴姓官人年老失職粗學律呂新書上疏來為樂官

朝廷不知而用之遂兼主簿轉陞僉正每對人論五音十二律之糟粕人皆以爲知樂而其實一不知也慵齋叢話

○凡俗樂例於進豊呈等內宴皆奏之雙花店一曲亦不可況於觀音讚乎所謂觀音讚不知始於何時必高麗之世有能文阿媚者之所撰也毎節有阿彌陁佛之語又其全篇專頌佛道而迄今幾年不曾有論列而革去之者可歎也稗官雜記

○樂院所存四琴所書一曰靜對一曰風搖玉珮一曰九霄鳴珮一曰淸古而有四句琴銘宋帝押字又有復古殿三字御書之寶復古殿在紹興府高府建知此琴非徽宗所賜高宗體先帝厚遇高麗之意特撤而貺之乎

○新羅古記云初晋人以七絃琴送高句麗ㄷ人雖知其

爲樂器而不知其絃音及鼓之之法購國人能鼓者厚賞
時第二相王山嶽存其本樣頗改易其法制而造之兼製
一百餘曲以奏之於是玄鶴來舞遂名玄鶴琴後但云玄
琴羅人玉寶高入地理山雲上院學琴五十年自製新調
三十曲

○伽倻琴羅古記云加耶國嘉實王見唐之樂器而造之
王以謂諸國方言各異絃音豈可一哉乃命樂師于勒造
十二曲于勒以其國將亂携樂器投新羅眞興王王大悅
諫臣言加耶亡國之音不足取也王曰加耶王淫亂自滅樂
何罪乎

太祖三年甲戌西北面都節制使崔永沚執送挐家來投
人一名善吹簫曰太平簫太平簫本於軍中用之令定大

彙
業之樂兼用之
○處容之戲肇自新羅憲康王時有神人出自海中始現
於開雲浦來入王都其爲人奇偉倜儻好歌舞益齊李齊
賢詩所謂貝齒頳顏歌夜月鳶肩紫袖舞春風者也初使
一人黑袍紗帽而舞其後有五方處容　世宗以其曲折
改撰歌詞名曰鳳凰吹遂爲廟廷正樂　世祖遂增其制
大合樂而奏之初依僧徒供佛群妓齊唱靈山會相佛菩
薩自外庭回環而入伶人各執樂器雙鶴人五處容假面
十人皆隨行緩唱三回入就位聲漸促撞大鼓伶妓搖身
動足良久乃罷於是作蓮花臺戲先是設香山池塘周挿
彩花高丈餘左右亦有畵燈籠而流蘇掩映於其間池前
東西置大蓮萼有小妓入其中樂奏步虛子雙鶴隨曲節

翺翔而舞託啄蓮萼雙小妓排萼而出或相向或相背跳躍而舞是請動動也於是雙鶴退處容八初奏緩機處容成列而立有時彎袖而舞次奏中機處容五人各分五方而立拂袖而舞次奏促機繼爲神房曲婆娑亂舞終奏北殿處容退例于位於是有妓一人唱南無阿彌陀佛群從而和之又唱觀音贊三周回匝而每於除夜則一日夜分入昌慶昌德兩宮殿庭昌慶用妓樂昌德用歌童達曙奏樂各賜伶妓布物爲闢邪也 慵齋叢話

補 三國樂府百濟倣華制而亾後卽散失句麗至唐武后時餘存二十曲新羅三竹三絃一千四百五十一曲鄕樂會蘇辛熟突阿枝兒詩惱憂息美知都領歌捺絃引諸曲亦多此皆太常所志而今無一存 旅菴藁

女樂

備

世宗命會禮雅樂奏舞童之伎不用女樂宴隣國使客亦不用女樂

備

○文宗庚午中樞院使朴堧上疏曰公宴不用女樂禮也太宗之世使臣端木禮来見女樂深以為非不許一陳今年春使臣倪謙司馬恂等下馬之夕見女樂之集曰吼夷風也夫以禮義之邦何為而自取玷辱若是哉　太宗為是之耻乃定制使臣宴享毋用女樂　世宗嗣立深軆先志會禮養老不用女樂隣國客宴亦用男樂此我國曠古

所無之正禮易俗移風之盛擧也獨於使臣宴享重於更變且無事機以致使臣吳良肆歆荒耽辱使命污禮俗

殿下之所親見聞也　世宗非不欲一雪其耻永法其弊第以累代遺風重於改作令新皇帝登極適丁　聖主即位之初革舊更新此其時矣願　聖上裁之於是下政府議領議政河演右贊成鄭苯左參贊鄭甲孫議勿用女樂右議政南智議童男難繼且用之已久豈可因倪謙之一言遽卽廢之請令禮曹慣習都監更議左贊成金宗瑞議女樂非禮故自古及今皆不用於公宴我國用於朝廷使臣之宴因循以至于今者以他無可用之樂故也自今一應公宴毋用女樂庶合禮俗然遽革為難令禮官熟議詳定之

○成宗八年敎曰正殿用女樂非 祖宗常法 世祖特一時權宜用之因循至今自今曲宴外凡正殿宴禮勿用之其歌舞之童預令敎習

○二十二年大司憲金礪石等上疏論宴饗女樂曰方羣臣禮接之時使姘色近於王座褻慢甚矣姘色成湯所以不邇女樂夫子所以去國何必用女樂然後爲君臣相悅之樂哉我朝凡所施爲一遵華制而獨女樂一事未免有累於 聖治也令領敦寧以上及政府議尹弼商李鐵堅魚世謙等以爲憲府之言甚正然宴享女樂行之已久凡中朝文獻之士極稱我國禮義之邦而未聞以用女樂爲非也四方列國各有風俗事之無害者夫子猶不去之鄉儺獵較之類是已今中朝雖有官吏宿娼之禁亦不能頓

備

革至於朝廷宴享例用倡優雜戲此何愈於女樂乎今雖不革女樂未必不為知禮之邦也

○中宗己巳命議罷女樂當否金壽童以為女樂用於禮宴甚褻慢但君臣禮宴不可無樂令該曹酌定男樂之數教閱用之朴元宗成希顔鄭眉壽權均李孫洪景舟金俊孫辛允武李玷等以為不可革柳順汀朴安性等以為只用於內宴閔孝曾金應箕等以為考設立之意而改議盧公弼申用漑以為可革鄭光弼以為女樂固為弊政至於正殿尤鄙俚妄正士之所欲革但若悉用男樂則男丁出處冠服等事極難 祖宗朝非不知弊風而因循至今者意必有以也曰舊為便從光弼議

○辛未以減女樂便否問于掌樂提調柳順汀禮曹判書

申用漑順汀用漑等請京中女樂仍舊外方可革者革之

○己卯春始諫請革罷女樂 入中宗己卯備考作中宗二十年似誤

○飲福宴用女樂 詳祭享宣祖庚辰

○宣祖朝玄蘓寺来將親賜接待憲府啓曰接見夷人禮莫盛也而若以女樂肆然并陳則非帝王之遠女色而視遠人之道也請命該曹代用男樂依啓 寄齋雜話

○仁祖撥亂之初司諫李聖求建罷女樂 荷潭錄詳仁祖相臣

○趙翼庚午劄曰昔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答顔淵爲邦之問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記曰奸聲乱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然則女樂本非國家之所宜畜端人正士之所宜近也自古帝王之治未有女樂唯唐玄宗時有梨園弟子涑後主時

有女樂士二君皆致亂亡不足爲法也我國之有女樂不知自何代臣頃往江華考實録見 肅宗敎曰邊邑妓仍存內地妓皆罷邊邑則將士難家久戍衣服破綻難以補綴妓不可罷也其時議者以爲天使時外方妓必收聚京中若內地無妓則遠徵邊上不便以此觀之是時無京妓可知也雖曰豊呈不可無女樂然自古帝王孝奉母后者多矣未聞以女樂娛悅也昔越圍吳趙襄子降食家臣楚隆問故襄子曰黃池之會先主與吳王言曰好惡同之夫趙鞅與吳王有一言之約而吳之被圍其子爲之殺食今我國之於天朝恩義之重視襄子之於吳萬萬當此皇城戒嚴我國君臣皆當憂慼度日豈宜使城中樂聲紛紛乎始臣罷遣之請旣蒙允兪而今又有留之之議伏願固守

前旨速令罷遣 上從之罷遣妓樂

## 俗節雜戲

歲皆名日所舉之事非一除夜宮中驅儺民間亦倣此事雖無侲子以綵竹葉紫荊枝益母莖桃東枝合而作帚亂擊欞戶鳴鼓鈸而驅出門外曰放枚鬼淸晨附畫物於門戶囪扉如處容角鬼鍾馗幞頭官人介冑將軍檠珎寶婦人畫鷄畫虎之類也除日相謁曰過歲元日相謁曰歲拜元日人皆不事爭聚梟盧之戲飲酒遊樂新歲子午辰亥亦如之且兒輩聚蒿草燒園亥日曰薰豕子日曰薰鼠喙諸司限三日不仕爭往親戚朋僚投名刺而大家則設丞受之近年此風頓變亦可以觀世變 慵齋叢話

○除夕處容戲 詳音樂

○驅儺之事觀象監主之除夕前夜入昌慶昌德闕庭其

爲制也樂工一人爲唱師朱衣着假面方相氏四人黄金
四目蒙熊皮執戈擊柝指軍五人朱衣假面着畫笠判官
五人緑衣假面着畫笠竈王神四人青袍幞頭木笏着假
面小梅數人着女形假面上衣下裳皆紅緑執長竿幢十
二神各着其神假面如子神着鼠形丑神着牛形又樂工
十餘人執桃茢從之揀兒童數十朱衣朱巾着假面爲侲
子唱師呼曰甲作食殃赫佛胃食虎疫雄伯食魅騰簡食
不祥攬諸食咎伯寄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
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惟爾十二神急去莫留
如或留連當嚇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肥肉抽汝肝腸其無
悔侲子曰喻叩頭服罪諸人唱鼓鑼時驅逐出之慵齋叢話
季冬大儺行於光化門及都城興仁崇禮敦義肅靖門觀

備

象監率儺者曉進勤政門外承旨啓請逐疫入內庭倡和周呼訖鼓譟出光化門每隊持炬逐至四郭外奉常寺官先備雄鷄及酒儺者將出磔鷄酹酒祭畢瘞之五禮儀

○仁祖元年儺禮遂停罷　肅宗十八年命依五禮儀設行

○內農作國俗於元月望日縛藁作穀穗連帚象多實架木通索以祈年穀闕內因國俗稍煩其制模象七月篇所載人物以爲耕種之狀初非欲作奇巧亦是務本重農之意至末流左右分邊有勝負勝者有賞官吏工匠競新巧假物作形極其眞妙搜括物色市肆一空　中廟癸酉李蘋素深刻有幹能政院啓屬右邊故事六承旨分屬左右有屬左邊者囑其僚下曰李蘋左右君等之事去矣僚下

卽奮袂曰我輩辦事豈在人下乎與爭長物論喧以今年觀儺觀火不宜更爲無益之費究極戲玩始諫侍從並請勿行政府以十五日適月食中外修省救災不宜更設玩具 上曰 祖宗故事不宜廢農作不必於十五日觀之雖退日觀之無妨云始諫累論其不當不允 松匪雜記

○十五日爲元夕設藥飯藥飯出新羅炤知王於正月十五日幸天泉亭有烏御銀榼置于王前榼裡有書封之甚固外面書曰開見則二人死不開見則一人死王曰二人死不如一人死有大臣曰不然一人謂君也於是遂啓視其中書曰射宮中琴匣王馳還入宮見琴匣持滿射之匣中有人乃內院焚修僧與妃通將謀弑王其期已定妃與僧皆伏誅王感烏之恩每年是日作香飯飼烏至今遵爲

俗節其法洗蒸粘米作飯細切乾柿熟栗大棗乾蕨烏足茸等物和清蜜清醬再蒸之又點松子胡桃其味甚甜謂之藥飯俗言食飯當於鴉未起時 慵齋叢話

○踏橋自 中廟末年都中人相傳以爲上元夕踏過十二橋則消本年十二朔之灾於是婦女乘轎稍賤者以比甲蒙頭徒步以行庶女則相聚作曹乘昏踏橋如恐不及無賴男子三五成群追躡其後事甚醜穢至 明廟朝始官拿捕治罪婦女踏橋之風遂絶而男子勿論貴賤成群踏橋至今成俗 稗官雜記

○石開

○蹋板

○元日相慶新羅遺俗唐書曰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

輿地勝覽

○顯宗己酉有大臣言歲時進排松葉涉於祈厭不經請罷上納其言凡桃杖桃枝人勝綵盡悉命罷之 朝野僉載

○二月初一花朝乘曉散松葉於門庭俗言惡其臭臭而作針辟之 慵齋叢話

○三月三日人皆出遊郊野有花則煎糕設酌又採新艾葉作雪糕而食 慵齋叢話

○四月八日燃燈俗言釋迦如來生日春時兒童剪紙爲旗剝魚皮爲鼓爭聚爲群巡閭巷乞燃燈之具名曰呼旗至是日家家樹竿懸燈豪富者大張彩棚層層萬盞如星排碧落都人終夜遊觀無賴少年或仰而彈之以爲樂 慵齋叢話

○五月五日曰端午懸艾虎於門泛菖蒲艾菖蒲作帶又採蒲根以為鬚都人樹棚於衢市設秋千之戲女兒皆靚粧袨服鬧於坊曲争扶彩索少年群來推挽之淫謔無所不至朝廷禁而戢之

○六月十五日曰流頭昔高麗宦官輩避熱於東川散髮于水浮沉而飲酒曰流頭因為俗節作水團餅而食之蓋槐葉冷淘之遺意也 慵齋叢話

東都遺俗以六月望浴東流水因為禊飲謂之流頭宴蓋以河朔避暑之飲誤為禊飲耳 金克己集 輿地勝覽

○七月十五日俗呼為百種僧家聚百種花果設盂蘭盆京中尼社尤甚婦女坌集納米穀唱亡親之靈而祭之注注僧人設卓於街路而為之今則痛禁 慵齋叢話

○高麗十一月設八關會 詳僧教

○觀火之禮軍器寺主之先設具於後苑有大中小例所費甚廣其法以厚紙疊裹砲筒中納石硫黄焰硝班猫柳灰等物堅塞築之付火其端則須臾烟生火熾筒紙皆破聲振天地其始也埋置火矢於東遠山以千萬計大入則矢無數抽上射于天隨破有聲狀如流星滿空燁燁又樹長竿數十於苑中竿頭設小包御前懸彩籠自籠底結長繩屬諸竿縱横連亘每繩頭置矢軍器寺正奉火遂納籠中須臾起焰落于繩矢從繩而馳觸于竿竿有小包包析火光回斡如轉輪之狀又從繩而馳觸于他竿如是馳觸相繼不絶又作伏龜形火從龜口而出烟焰亂瀉如水流下龜上立萬壽碑火明碑裡碑面字亦昭灼又於竿上捲

簇以繩結之火從繩而上火盛繩絶則畵簇下張簇中書字歴〻可辨又作長林刻爲火葉葡萄之形火生一隅須臾冒焚林樹火盡烟滅則紅葩翠葉馬乳下垂之狀眞僞莫辨又優人蒙假面背上負木板〻上設包〻拆火盡猶自呼舞曾不畏怕此大畧也上御後園松岡呂文武二品以上宰樞入侍夜深乃罷 慵齋叢話

○闕戲每歲夏冬成均館儒生書紙爲闕字尊孔子爲王而奉之以東學爲復聖公國南學爲述聖公國中學爲宗聖公國西學爲亞聖公國如諸侯之仰天子以館中上下舍之人注百官之職吏曹掌銓選辨別賢否擬奏恚當拜承旨者設銀坮宴人姓有涉孔字丘字者皆注宗正之職如有不遜者以細條帶作鏁鎖頂而來囚于房板下命義

禁府提調推之甚至横逆者作草人像斬之其還都則闕
字初寓東齋陞明倫堂頒赦後寓于西齋爲宰樞者盡紙
爲帶或付麥莖爲金剪白紙付于綱巾謂之玉貫子爲將
者剪紙爲羽挿于笠上作戎服状四學遣使來朝以雉爲
海青而献之禮曹宴來使饋一盃酒肴用熟豆令齋直小
児撃鼎盖歌而侑之名曰動樂館亦遣使于四學謂之天
使其學以布衣紬衾裹室柱以爲結綵而迎之昔尹深上
舍爲天使㯲着衣之紅裏者騎竹過市人爭笑之深揮手
作漢語状有若無人專不愧耻釋奠祭前一日抽名作三
公其餘上舍皆以別名封伯下齋亦皆拜職有差四學儒
生來助祭者則以詼諧爲題使之製述第其高下名曰天
場及第唱榜於庭大書政草布於大成殿庭献官先生皆

聚觀之與朝廷無異　太宗朝有內官見還都之事馳奏曰成均舘儒生謀叛矣　太宗詳問其由傳曰此儒生古例其來已久其勿更言余昔居舘少時亦嘗爲之 慵齋叢話

庚寅仲秋謄書